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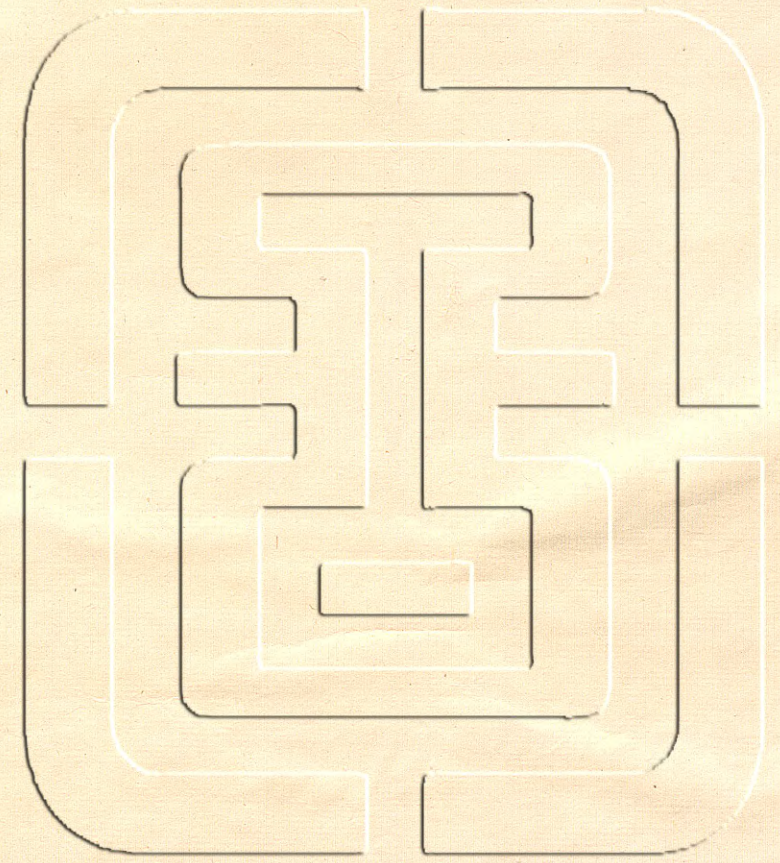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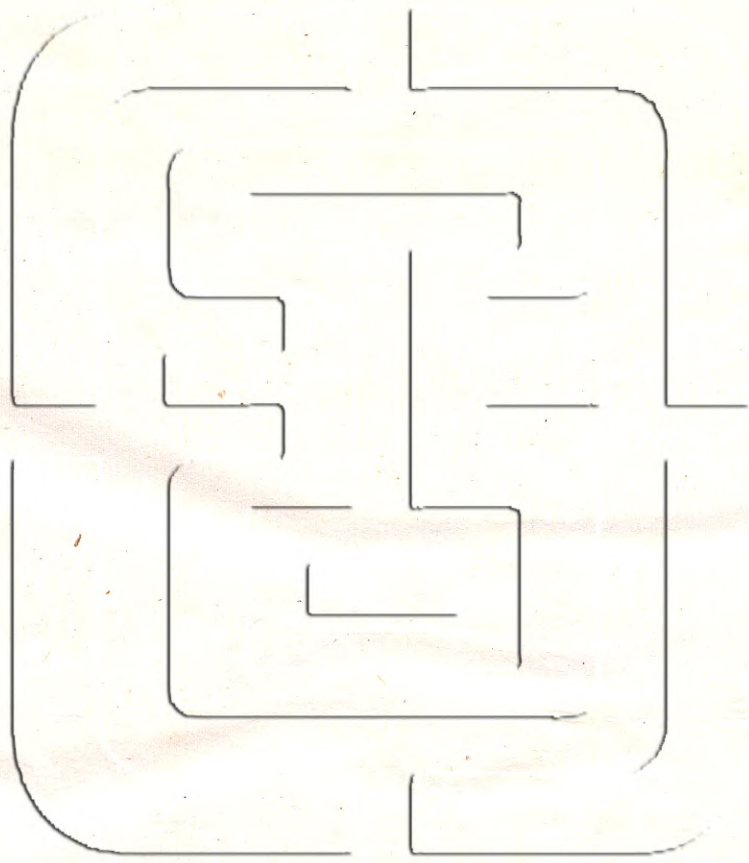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金
同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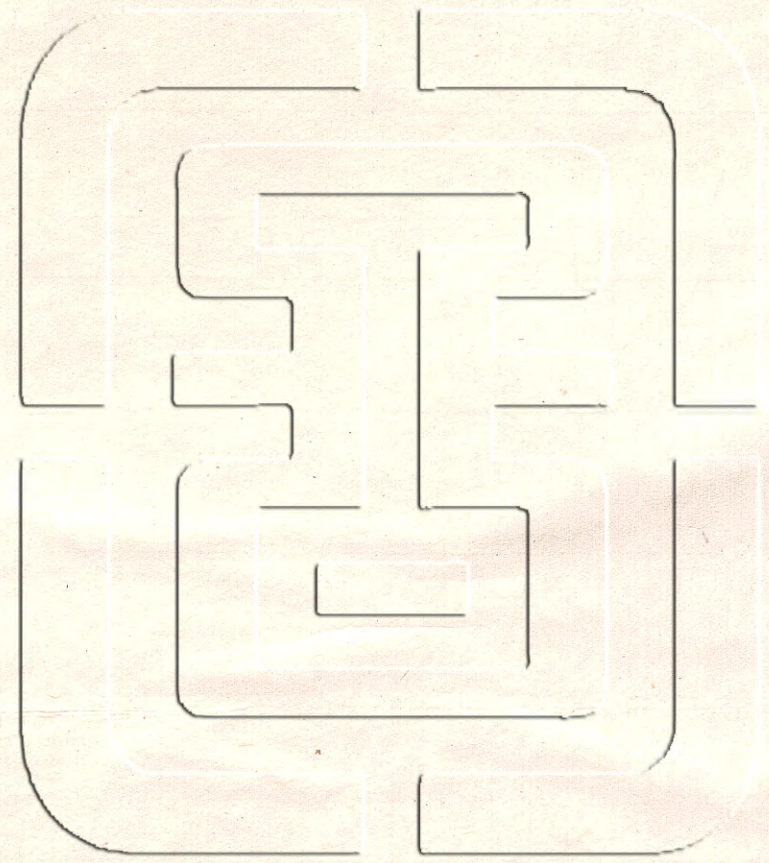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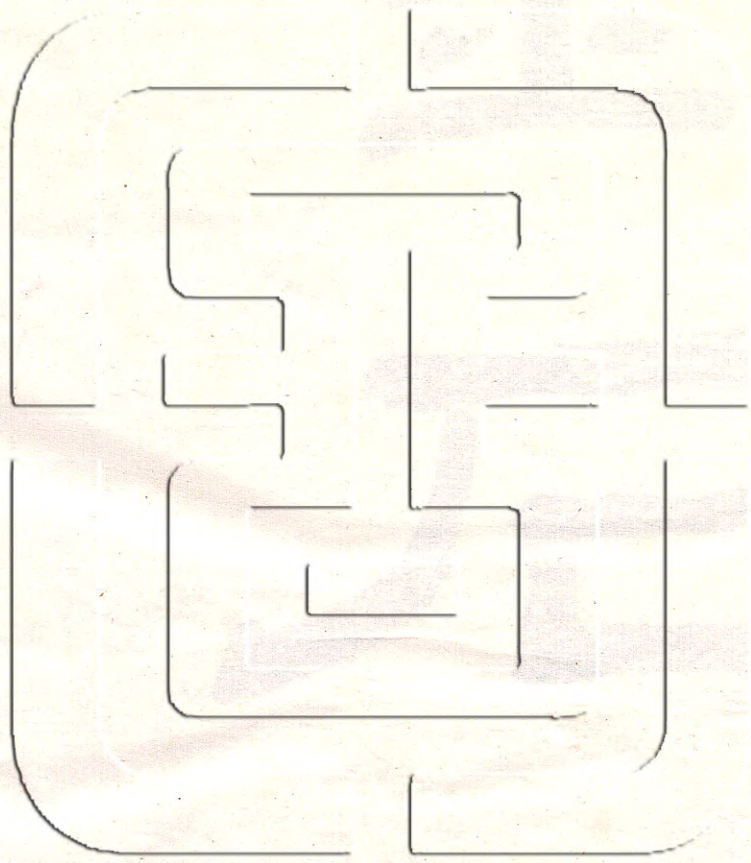
金

吉120
847
部-124

古430
8438



8438
430



全
國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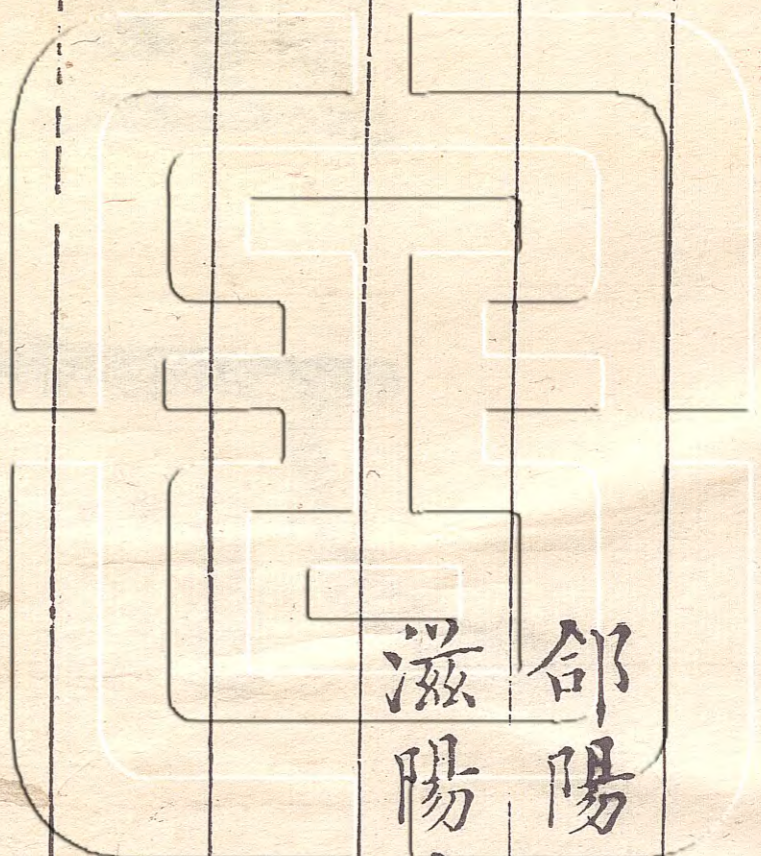
全
國

全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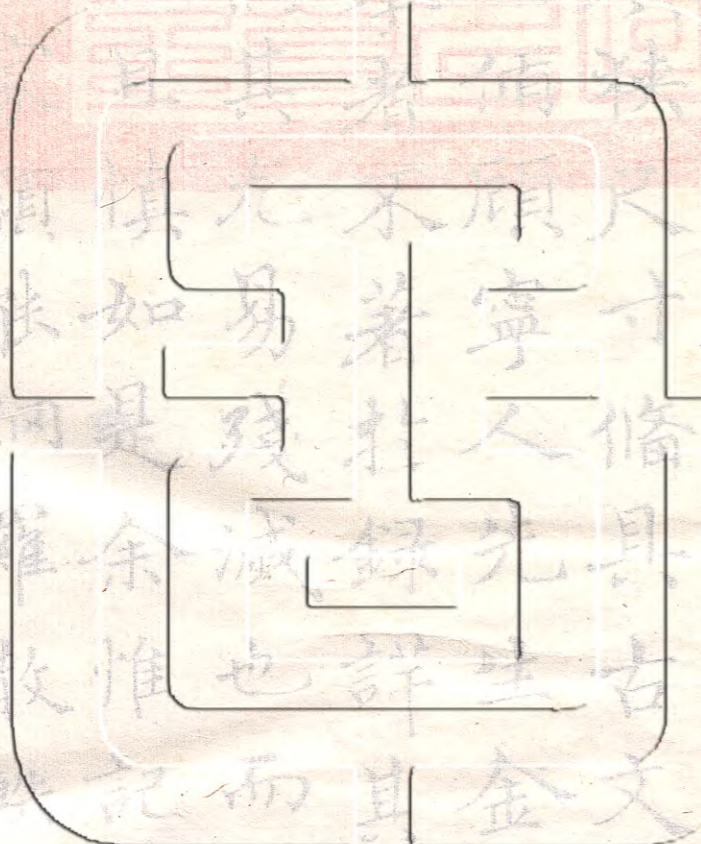
全

金石圖

邵陽褚峻千峰摹
滋陽牛運震階平說



自古治篆隸善小詩每與書古今石刻無不
其形模道里今歲秋末至吳剡出其為金石
經眼者其書速規洪丞相隸續之圖
其跌長短廣狹
其所收則近循
其新見而身象
以迄李漢為其
時遠焉其較且
自傳聞則疑誤後人者有焉
無徵不信者歎嗜古之士得



無徵不信者歎嗜古之士得
其新見而身象
以迄李漢為其
時遠焉其較且
自傳聞則疑誤後人者有焉
無徵不信者歎嗜古之士得

命陽褚君千峯交托余者三十年其人神開而
自古治篆隸善小詩每与言古今石刻輒能悉
其形模道里今歲秋末至吳則出其為金石
經眼錄者余讀為其書遠規洪丞相隸續之圖
其跌長短廣狹尺寸備具古文篆隸鉤剔精整
其所收則近而願寧人先生金石文字記例非
親見而手摹者不著於錄詳其在所斷自周秦
以迄季漢為其尤易殘滅也而審定為重勒者
則逸焉其核目慎如是余惟記金石者歐趙以
後不下數十家類能網羅散軼張皇幽渺而採
自傳聞則疑誤後人者有焉若斯編也豈得謂
無徵不信者歟嗜古之士得殘碣斷楮猶相与

則逸焉其核目

慎如是余惟記

金石者歐趙以

其所收則近而願寧人先生金石文字記例非

其所收則近而願寧人先生金石文字記例非

其所收則近而願寧人先生金石文字記例非

其所收則近而願寧人先生金石文字記例非

其所收則近而願寧人先生金石文字記例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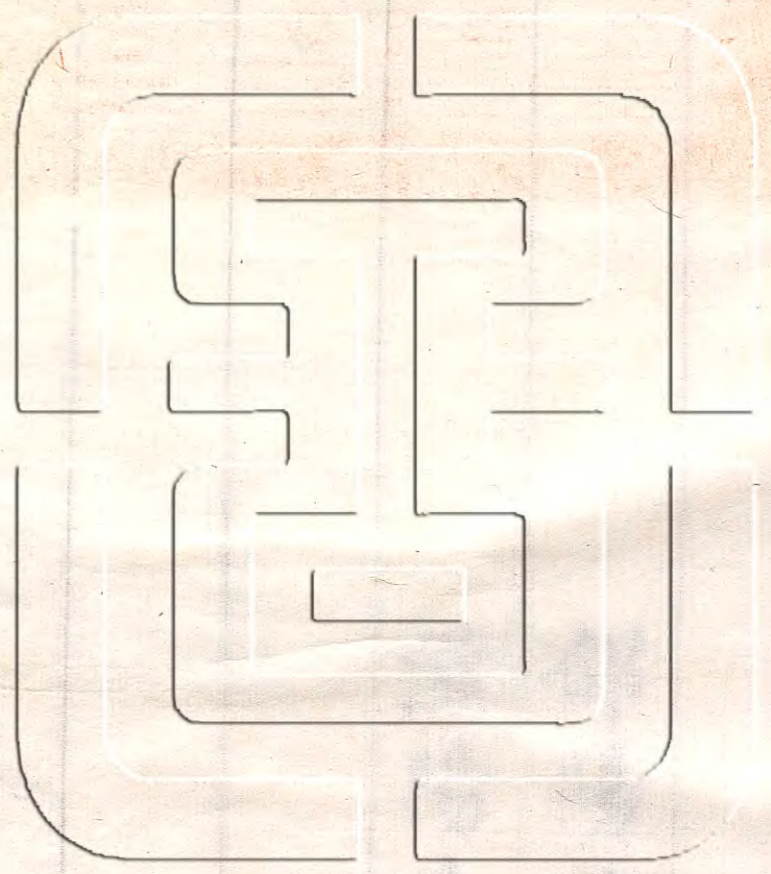
其所收則近而願寧人先生金石文字記例非

其所收則近而願寧人先生金石文字記例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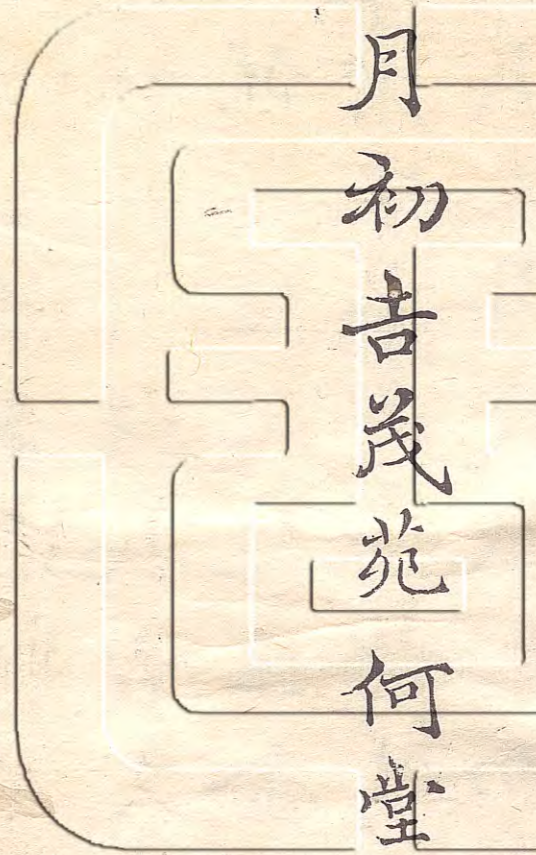
其所收則近而願寧人先生金石文字記例非

其所收則近而願寧人先生金石文字記例非

其所收則近而願寧人先生金石文字記例非



心慕手追彷彿古人情性之所在今褚君之書
是以前其耳目足跡為之先導而引諸同好者坐
卧於琳琅琬琰之下也其飲益豈淺歟然則
篆隸小詩固不足以畢褚君之能事已也是為
叙
乾隆六年十月初吉茂苑何堂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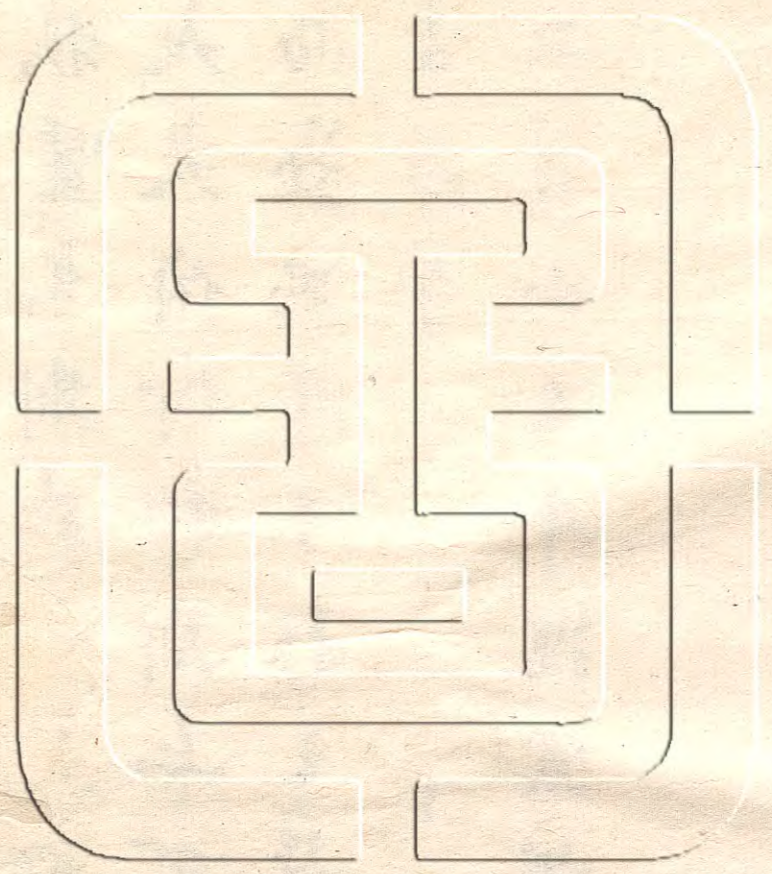
竊見中古以來書契攸興聖人才子轉相作述
爰有金石刻文字以紀功德載官儀表里次序
代年蓋將光華輿地翼佐墳籍斯誠六藝之別
軌於以徵文考獻明微振幽伏放作者之意雅
著無窮為後世垂標矩甚彰美傳曰君子之觀
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金石之刻與
竹冊異用而同功實以補史傳志乘之不及印
幡既設其道漸廣繆蟲是營厥體大備降秦迄
漢泊乎晉唐廟表墓碣之文神龕社瓦之章駸
駸乎曼衍區寰矣帝王名臣循吏處士之軼行
古迄靡不畢集舊刻文學者於是道古而折衷
於圖書夫豈小助也哉然而據今企昔距厥初

造厥曠遠者二千餘年近者六八九百載芒芒
邈哉有風雨以利蝕之有陵谷以變埋之烟埋
劫闕谷浸廢跌奠金鏡於沉沙因寶劍於繡塵
沉緼漫漶逸在澤莽將惟永世不得自託於日
月之光耀與人倫之鑒日昔人之勞亦可哀矣
覽膝懷古其何考旃非夫遺世翫道冥搜幽討
覘望光氣發明神異孰能擬周鼓叩秦權洗兩
京之灰刻揚六朝之寃碣悲乎呼嘻或湮沒而
蹟不傳傳矣而窮鄉與壤人有不暇至或至矣
而非其人因傳摹失其真古未深思好古君子
蓋嘗苦心孤詣博採旁輯於金石之事然猶不
過什一之於千百其所不知殆且闕如即其載

者亦不免有正譌形影之見彼固未嘗足涉而
目覩其真不能以古合今一或一本末其所以然
道闕千載沕昧無聲余讀集古錄金石志累諸
書未嘗高望永嘆歎歎抱憾於殿陽趙鄭諸君
子也竊不自揆孤陋思欲竭力其際拾遺補略
部彙章分勒成一冊雅故卒卒會未有間又左
右無人與俱上下其事近延得闕西褚峻峻好
古士肩囊拄杖搜覽四方垂三十年蓋嘗緣高
嶺別深谷刷峭崖磨峻澗索竒探異無幽不極
搃其所為拂拭而丹墨之者凡千餘種矣往往
軼出於集古錄金石志略諸書之外而詳其所
未備余既為科條之復教褚生裒其所得篆隸

古文斷自周宣訖於漢獻凡數十首一二本末
其形像所以而為之圖圖成余迺按章而為之
說依綏六經之旨採掇百家之文志其興衰顯
晦終始之迹考其方表踈密曲直道舒肥枯之
神然後共和而下建安以上之法刻古文粲然
明白至其墜逸亡失不復存於世宙及其存而
不獲至見或有翻摹轉效者則闕而不錄大疑
則傳疑蓋其慎也余惟與褚生竊自附於不實
者識小之義以庶幾乎明堂石室一曲之旨將
老於斯而與古來傳碑比壽余則安能然使博
雅好古君子覽諸文字而求之金石釐然如州
域道里端坐可按於以流示通國而餉來者發

墨藪之遺澤滋石林之盛徽則余與褚生頗有
力焉余又有以見夫學者冥心眇慮必有得於
古古人精儀異表必不滅於後名山歸然法物
攸存日月千秋靈文斯在一夫嚮古萬世同書
於乎悠哉士大夫俯仰於斯亦可以畢然馳神
於無涯之境而勤思乎不朽之林矣其惟四方
後世博雅好古君子
乾隆八年秋七月山左牛運震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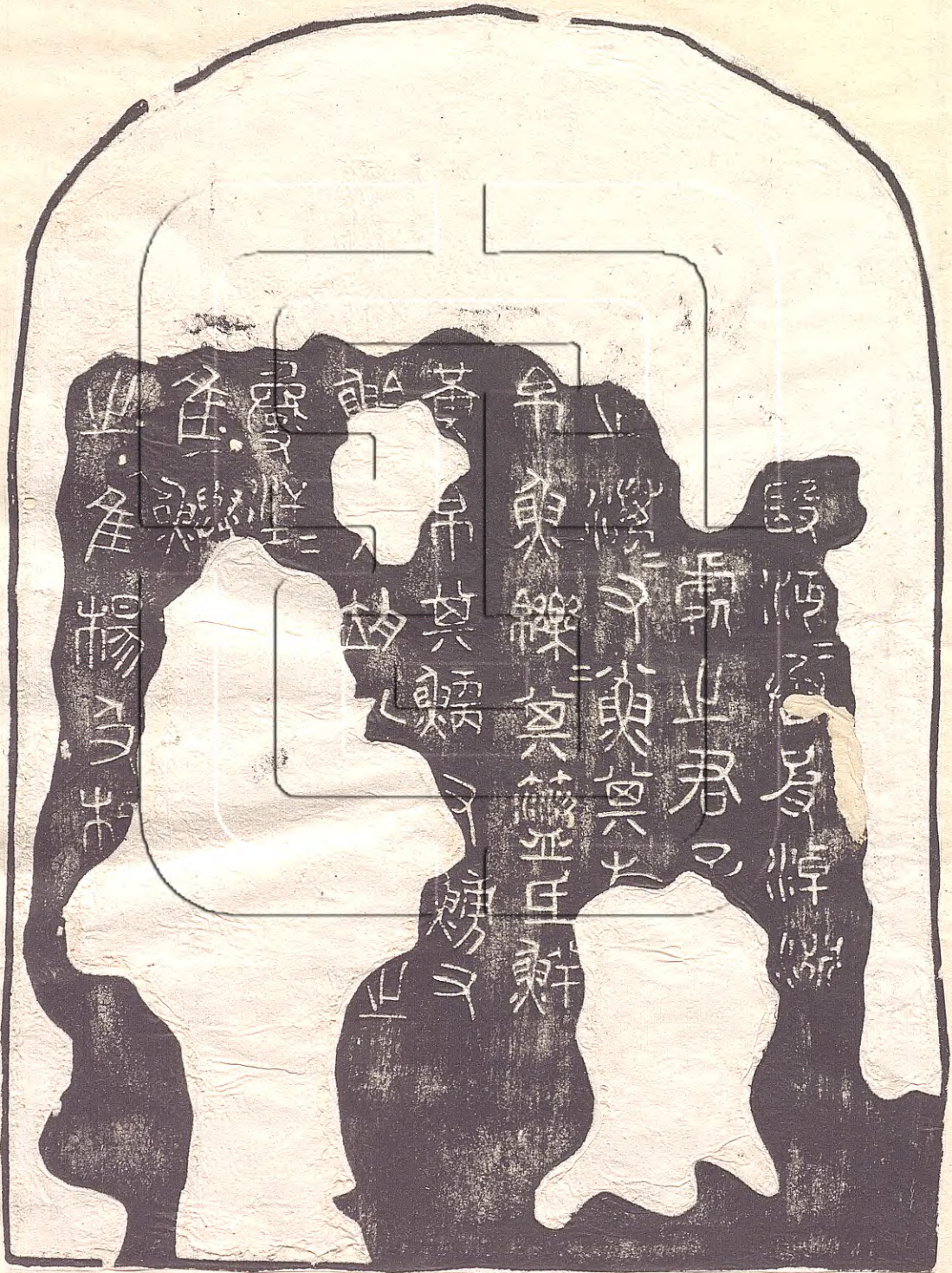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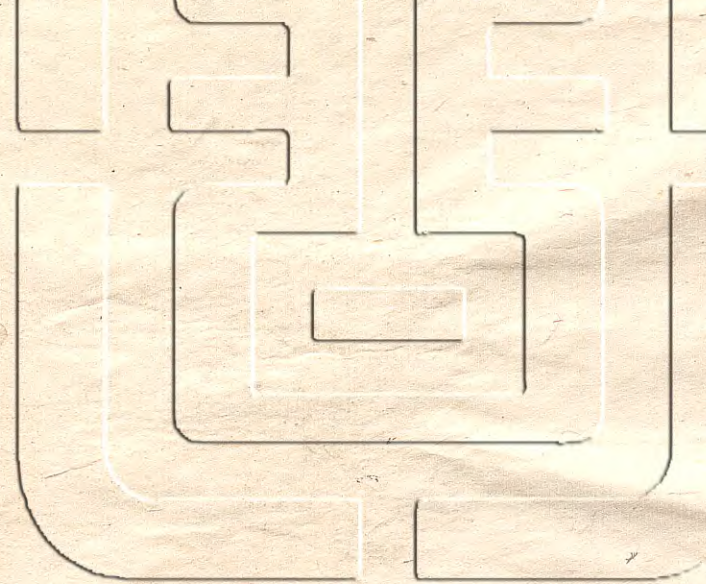
編輯金石文字為書者唐以前無聞爾宋以來自歐陽文忠
公始嗣是趙洪楊王諸公以洎趙子岫顧寧人諸先輩皆有
成書然物之顯晦有時其崖崩河決壘出水王者諸君亦
不能備覽而盡載也峻性頗愚生而如古然好之而無力准
馮翊華嶽常曲昭陵諸碑刻乃家居之最近而易得者尚不
能致之而有於是遺世絕俗冥搜孤討常裹糴襍被蕭然既
涉周遊四海九州名山大澤遇峭崖深谷荒林敗塚凡有周
秦漢魏晉唐諸家之遺文單畫殘碑斷碣風霜於壘莽榛棘
之中而兵燹愿沒於砥礪墻凡之際者手翻日追摹榻殆遍
憾余生晚擗撫垂三十年凡得碑碣千餘種矣計前諸君子
所未見與見之而未悉者余皆一一點識詳攷能名其地而
道其所自出然余不敢以是而自足也年五十始遇山左真
谷牛子教余裒其所得斷周迄漢繪其碑碣面背圭趺位置
復摹其波畫形似并其剝蝕殘缺不全之處輯諸一冊而名

之曰金石圖牛子又按圖而為之說以依徇乎作者之意將
 使覽是圖者歷歷如睹諸碑完關之形狀如遊其下而望卧
 之又有以志諸碑之興廢遷置本末俾有所據而構諸今日
 以畢然馳思於古然則斯圖之功豈微末也哉此余所以早
 夜搜募殫平生之心力畢萃於是而不悔者也曩余嘗挾此
 圖遊吳下良常王吏部澍吳門徐太史葆光兩先生咸相贈
 以叙又勸余卒成其事勤而勿落他日勒成一書令後之視
 今金石圖亦猶今之視昔歐趙集古諸錄噫余之為此豈敢
 擬歐趙諸公之集錄願牛子之撰述發明上下金石古文字
 其用意誠遠且健余固有以知其言之必傳而余廁其側聲
 其心目所及亦將稍補金石之萬一然則余守是圖僂俛名
 與以玩而老焉其亦可矣乾隆八年歲次癸亥夏六月十一
 三日邵陽褚峻千峯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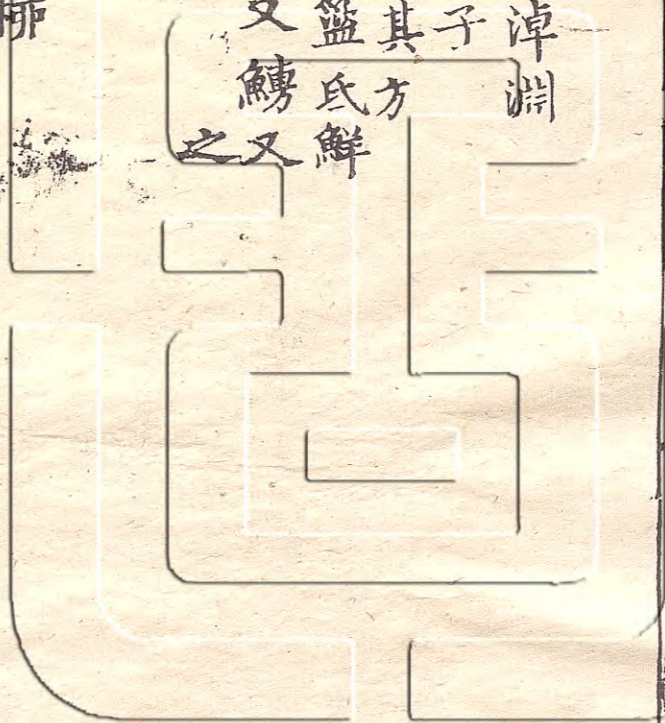
右石鼓第一高一尺七寸圍六尺六寸字徑一寸在
 京都太學孔子廟戟門內東側西向

避車既工避馬
 既同避車既好
 避馬既駟君子
 員避員旂鹿
 連君之子求
 肉弓茲呂寺
 毆其時其來
 雙即邀即時
 鹿趨其來大
 避毆其樸其
 遺射其稽蜀



右石鼓第二高二尺一寸圍六尺三寸在戟門內東側西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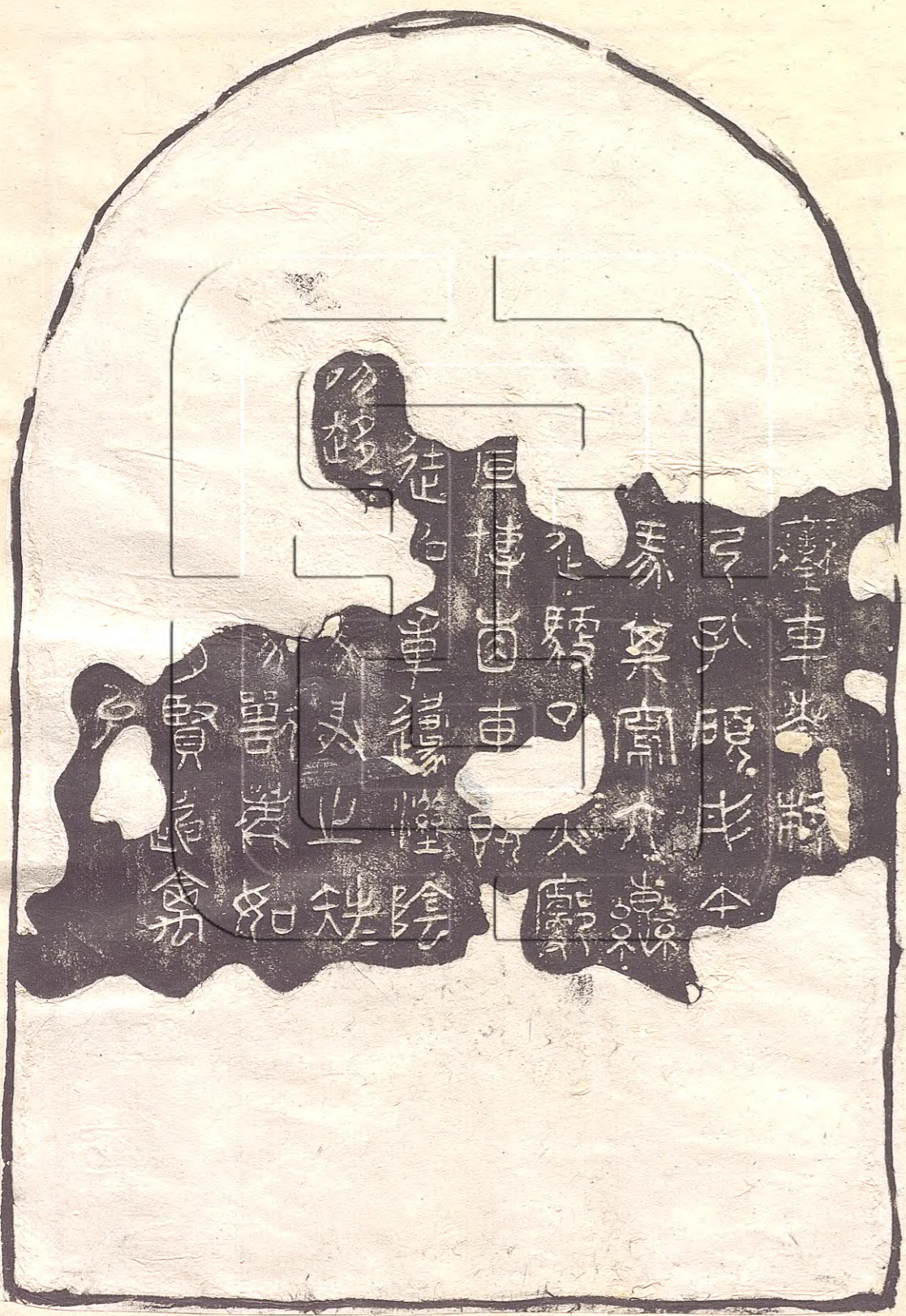
毆沔_二丞叔淖淵
 處之君子
 之滿_二又焘其方
 帛魚鱗_二其籃氏鮮
 黃帛其鱗又鱗_二又
 錦_二胡
 夔_二廷
 佳鱗
 之佳楊及柳



田車鼓南從全勒
 其栗然萌任騶播
 言騶建騶乙騶于
 遠騶止陟宮車
 其周秀弓豈夷
 不子庶庶農維免
 其騶_二又蒼其
 大心_二奇亞
 矣_二朝而
 庶_二君子適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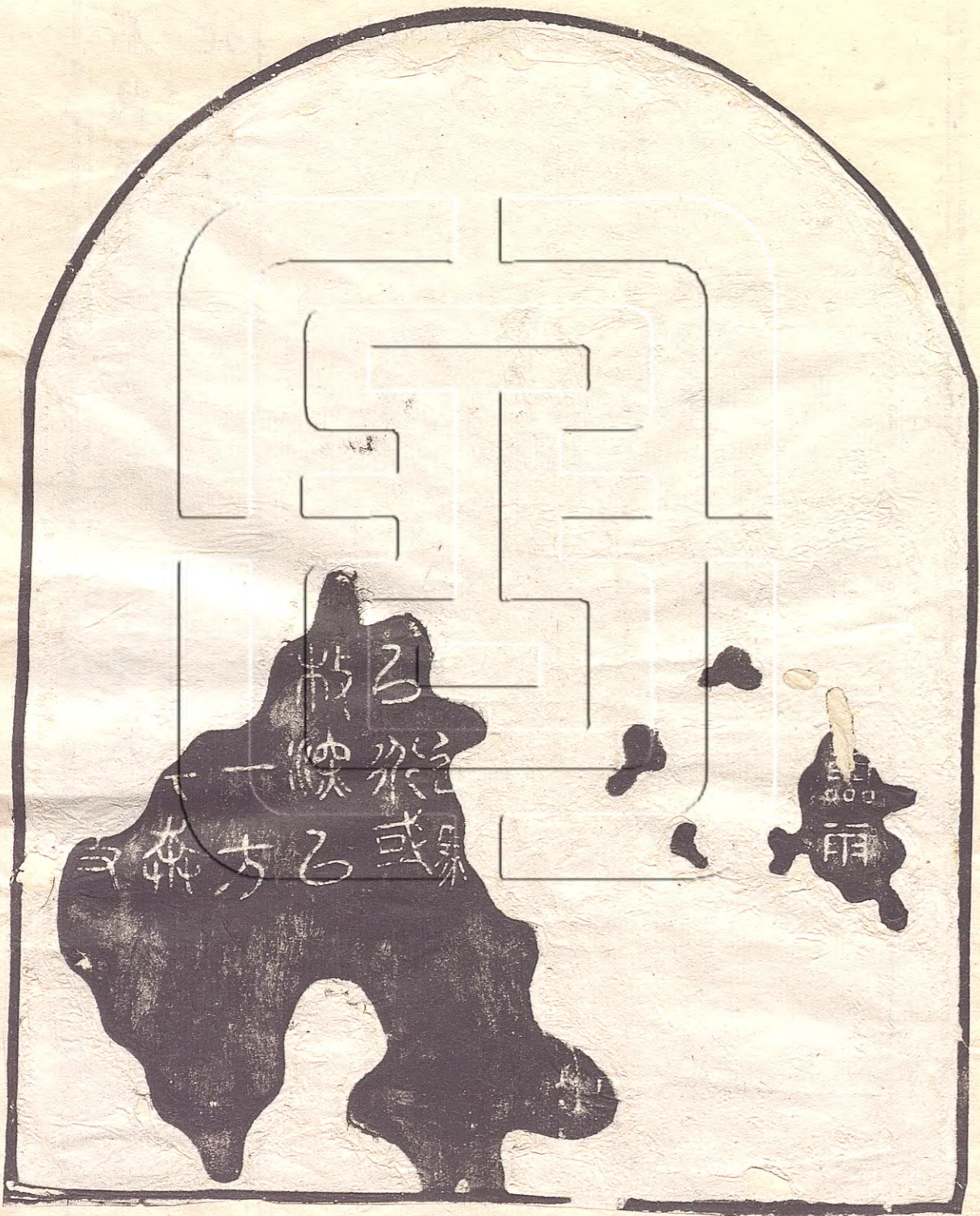
右石鼓第三高一尺八寸圍六尺四寸在戟門內東側北向

廣	吳	大	其	豕	其	遠	右	六	田
繼	執	其	遠	孔	寫	遯	驂	師	車
君	而	又	天	鹿	秀	遯	三	既	既
子	各	狝	狝	麋	弓	正	避	簡	安
適	亞	其	其	鹿	寺	陟	呂	左	鑿
樂	射	繼	繼	雉	射	宮	齊	驂	勒
				兔	麋	車	手	藩	解
								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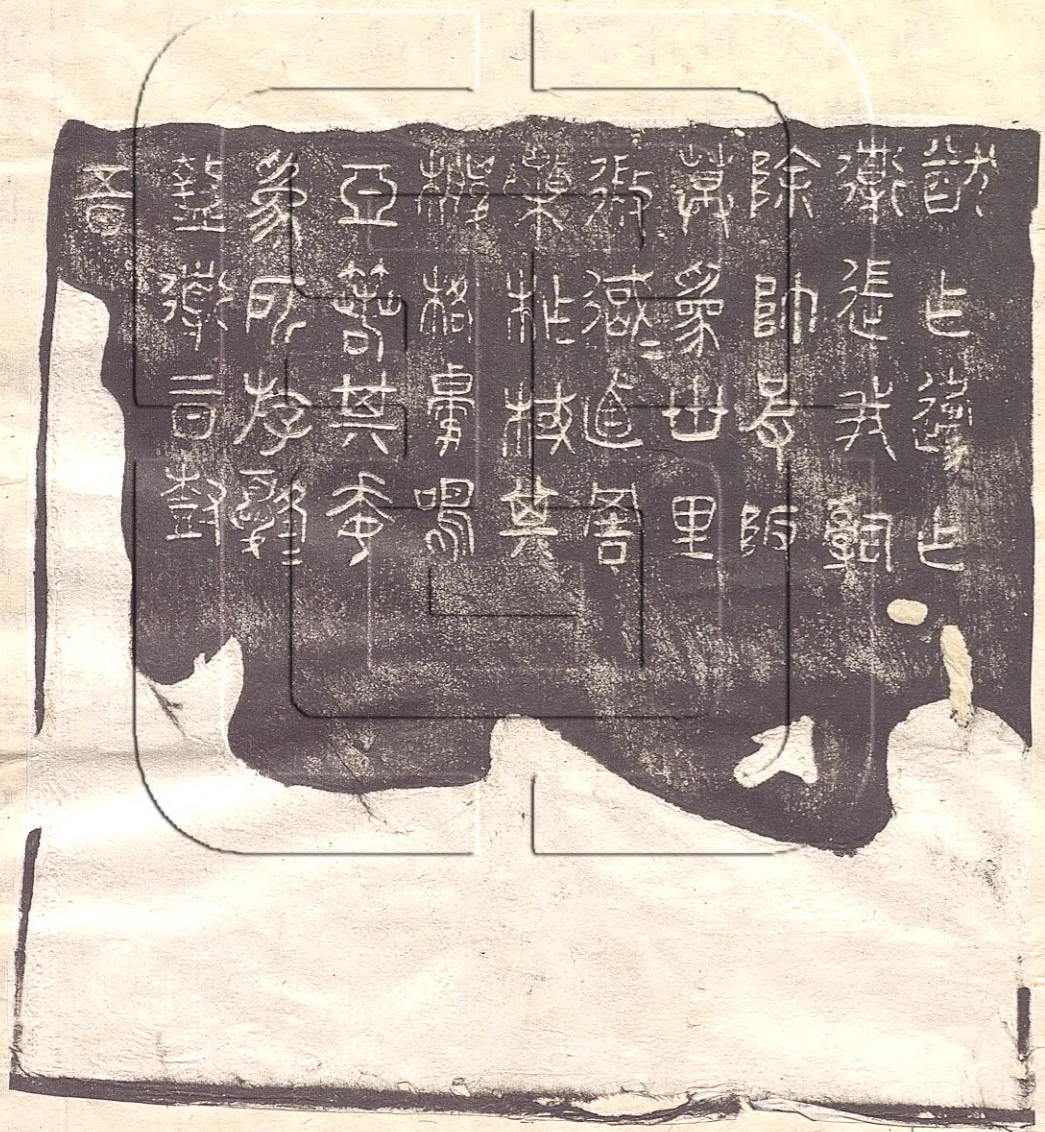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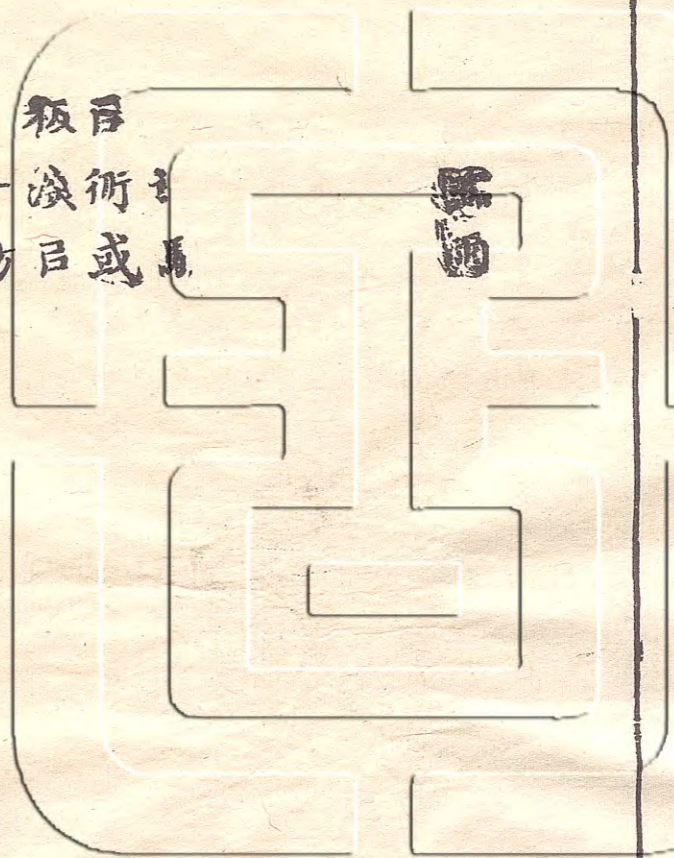
右石鼓第四高二尺圍七尺三寸在戟門東北向

陽	徒	富	迂	馬	弓	鑿
趨	口	博	駸	其	孔	車
二	草	齒	孔	寫	碩	欵
馬	遼	車	廣	六	彤	矢
射	溼	既	廡	轡		
之	陰					
狹						
獸						
鹿						
如						
賢						
迎						
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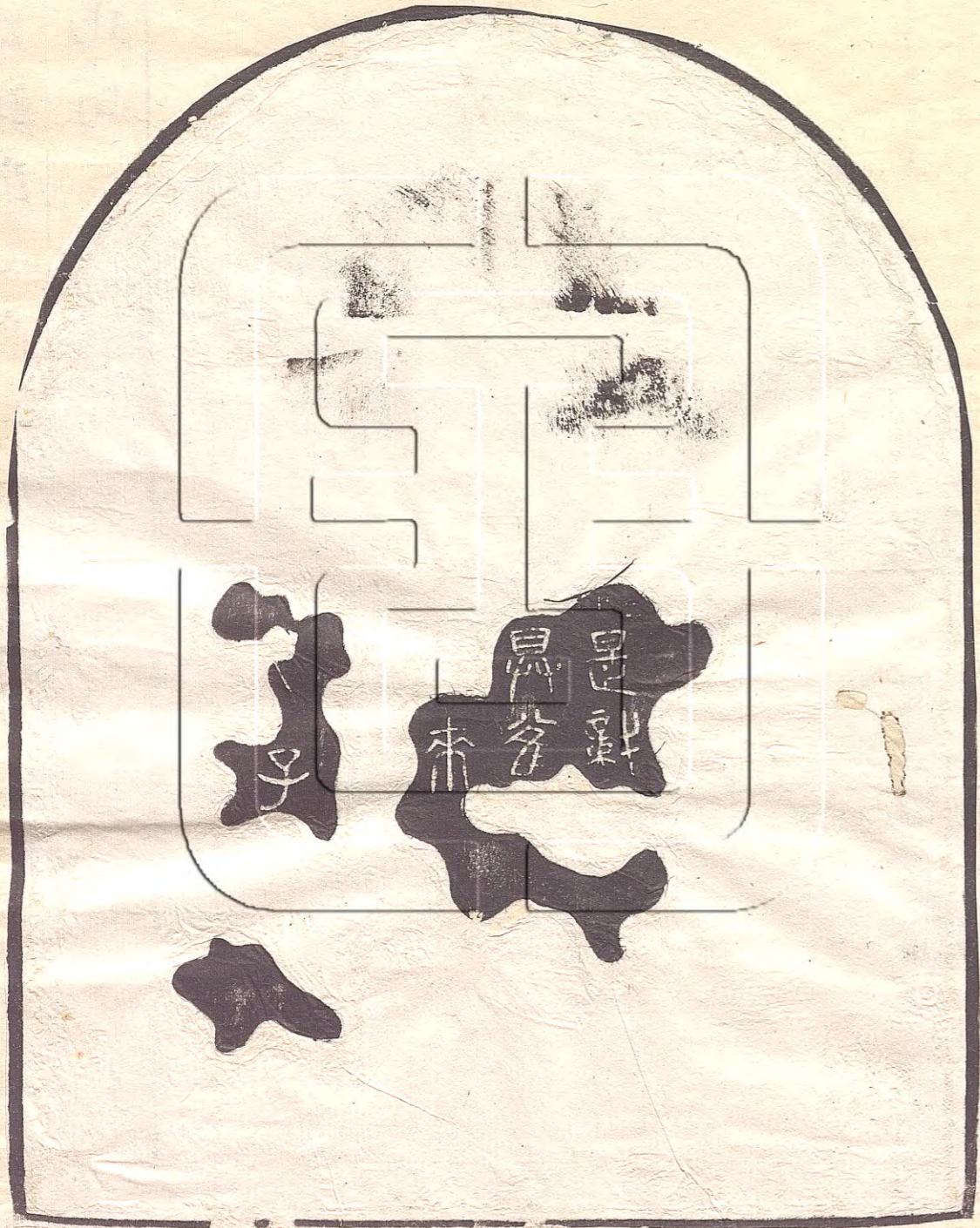
右石鼓第五高二尺一寸圍六尺八寸在戟門內東側北向

板百
一減衍
一齊方呂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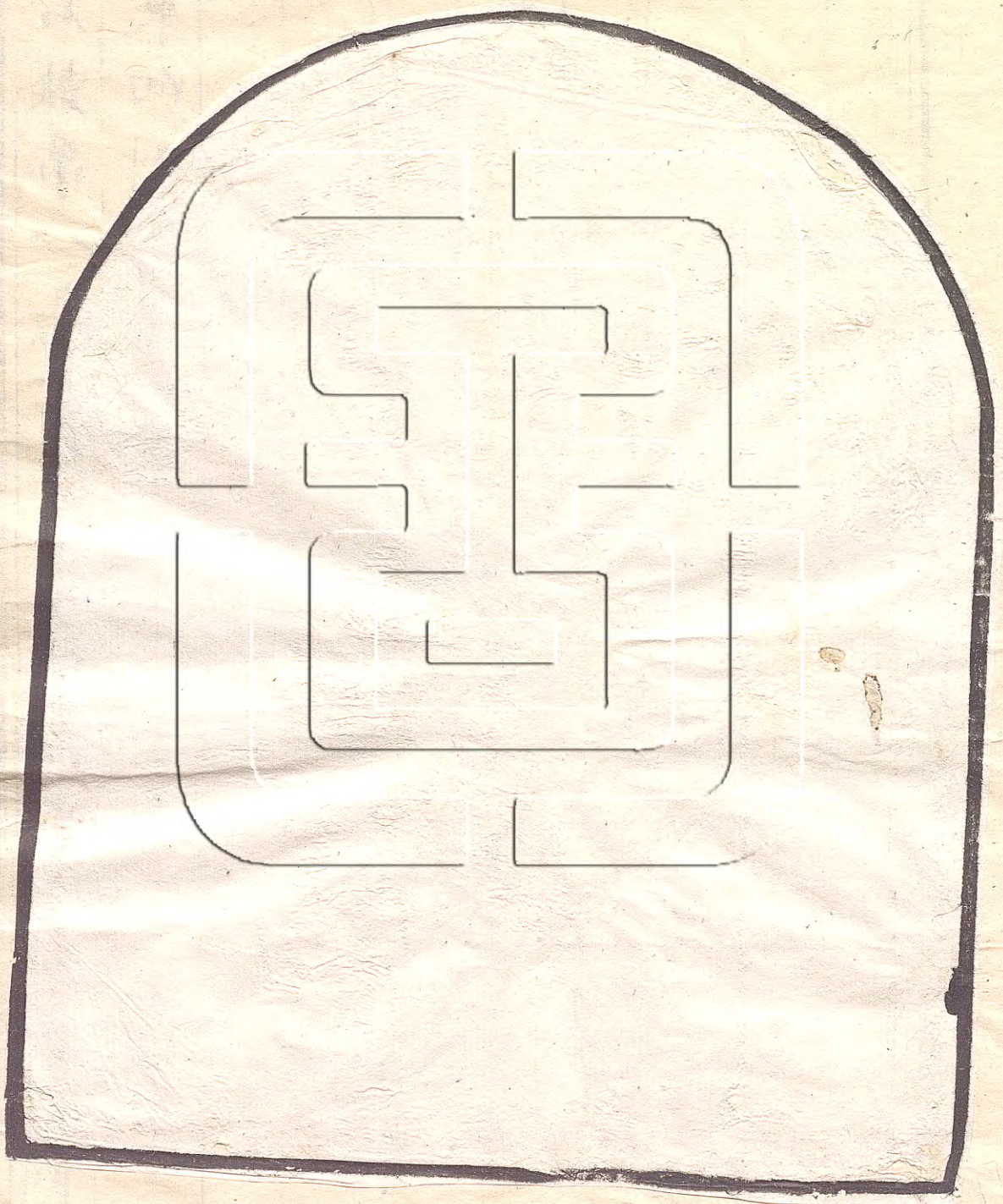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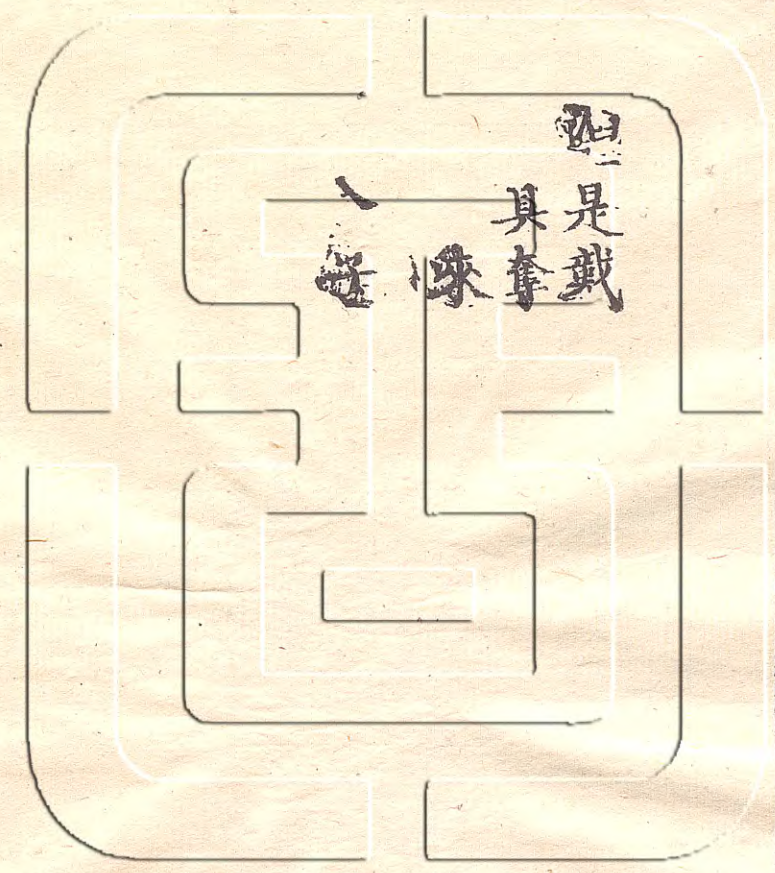


右石鼓第六高一尺五寸圍六尺八寸在戟門內西側東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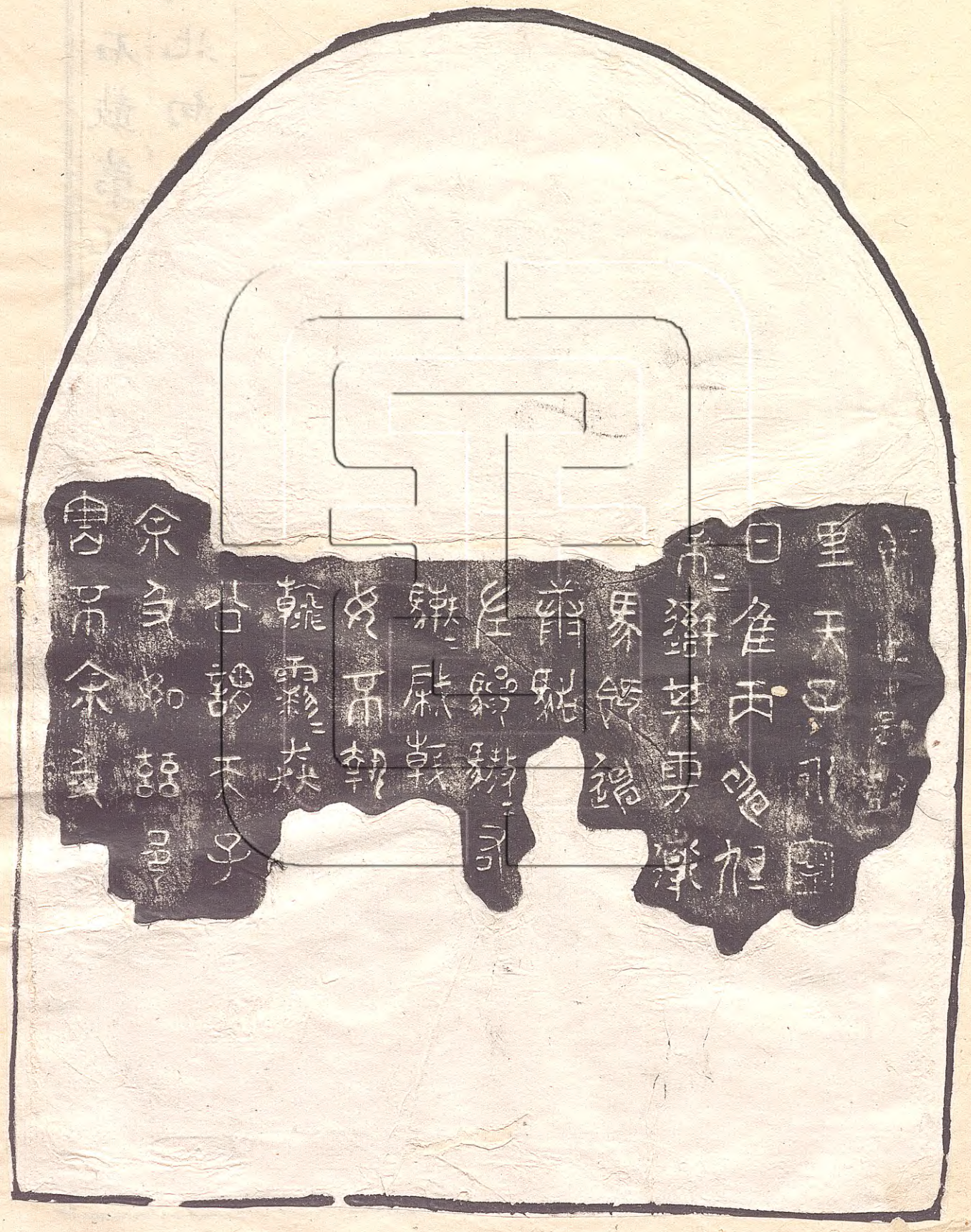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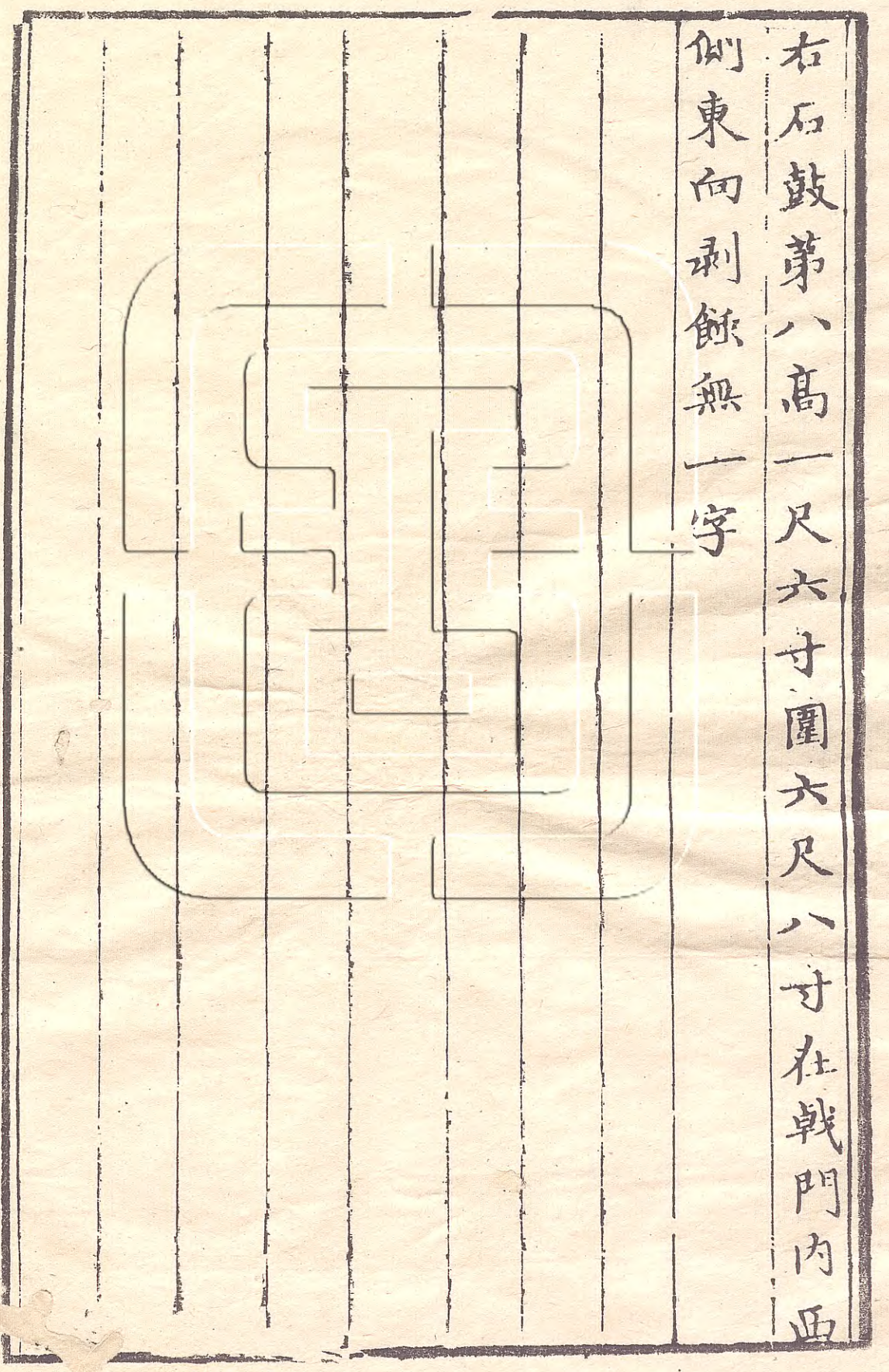
猷乍遼乍
道遄我嗣
除申叔阪
葺為世里
微微直罟
纘柞械其
櫟櫟庸鳴
亞箬其準
為所存豎
盪衛百對



右石鼓第七高二尺二寸圍六尺七寸在戟門內西側北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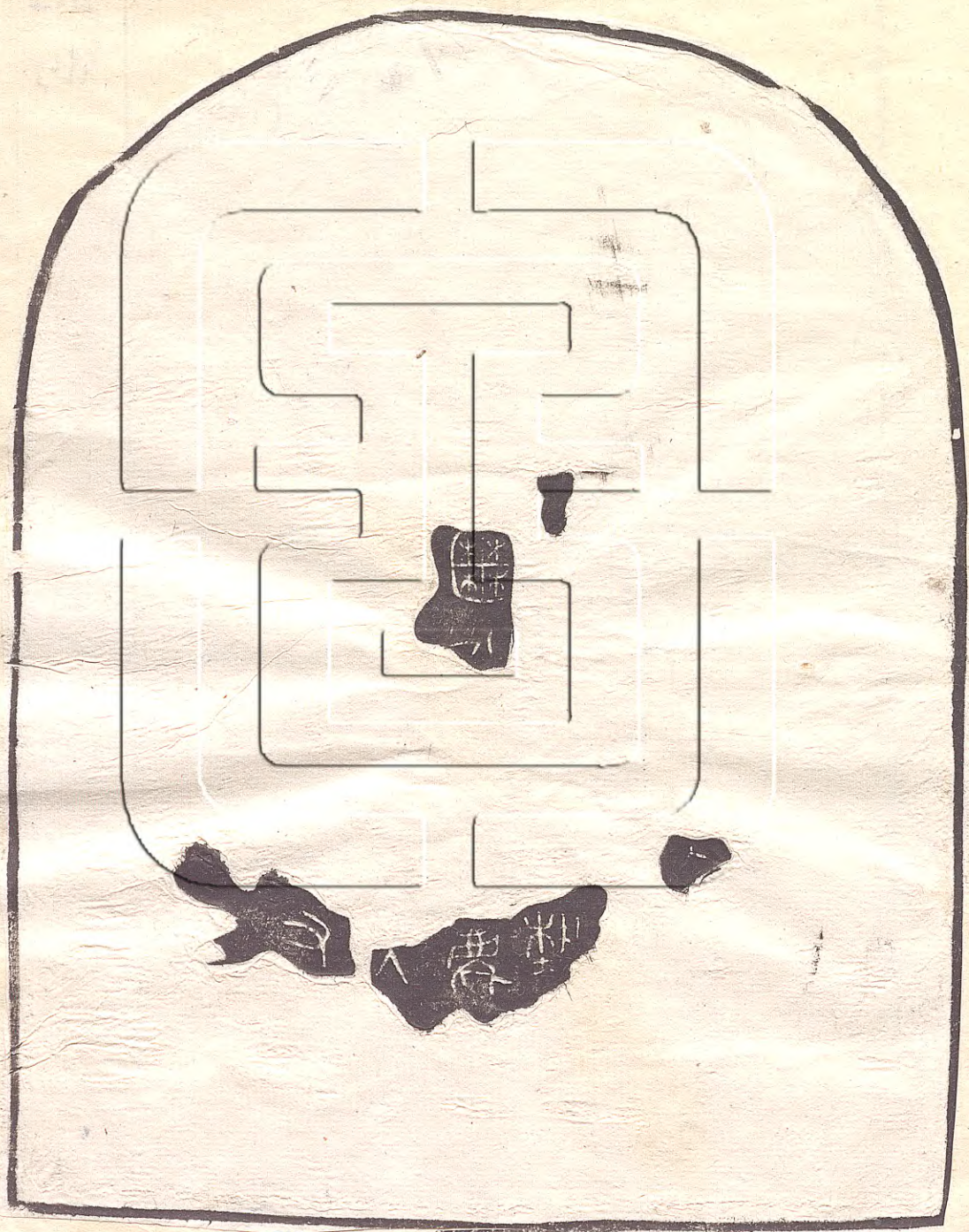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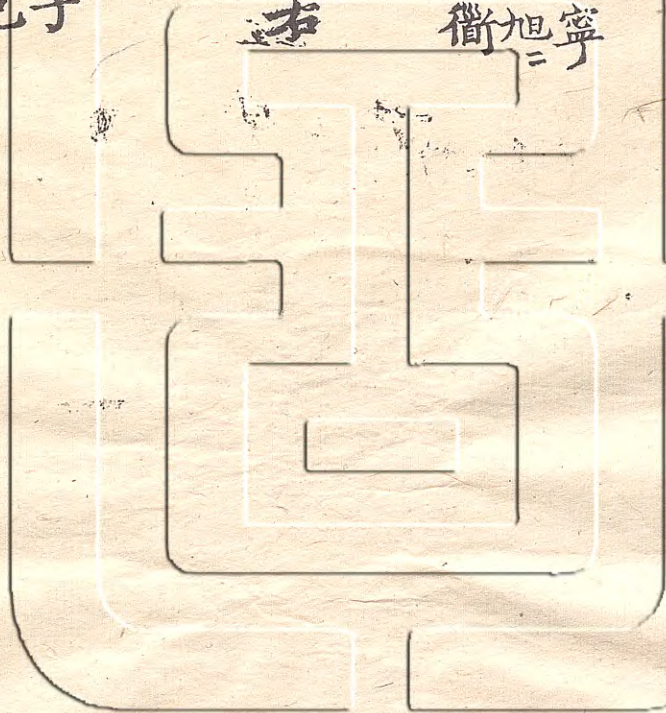
右石鼓第八高一尺六寸圍六尺八寸在戟門內西
 側東向剝蝕無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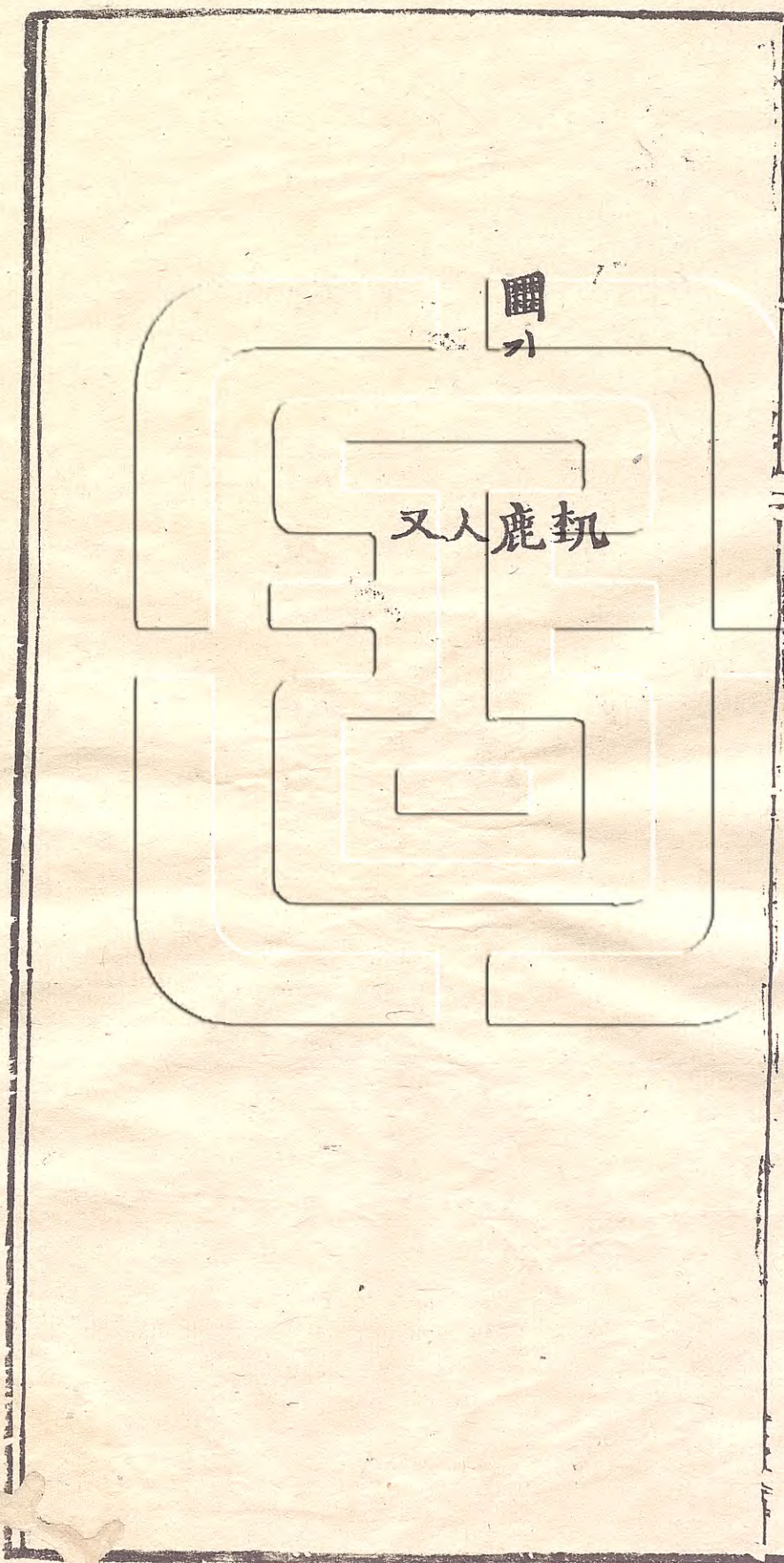
聖天子
 日在
 萬壽
 萬年
 萬世
 萬代
 萬國
 萬民
 萬物
 萬靈
 萬壽
 萬年
 萬世
 萬代
 萬國
 萬民
 萬物
 萬靈

右石鼓第九高二尺九寸圍七尺八寸在戟門內西側北向

既止嘉樹
里天子永寧
日佳丙申旭
木遜其秀衛
馬既迪
康駕
左驂駮
騾不執
如不執
鞞霸歲
公謂天子
余及如茲邑
害不余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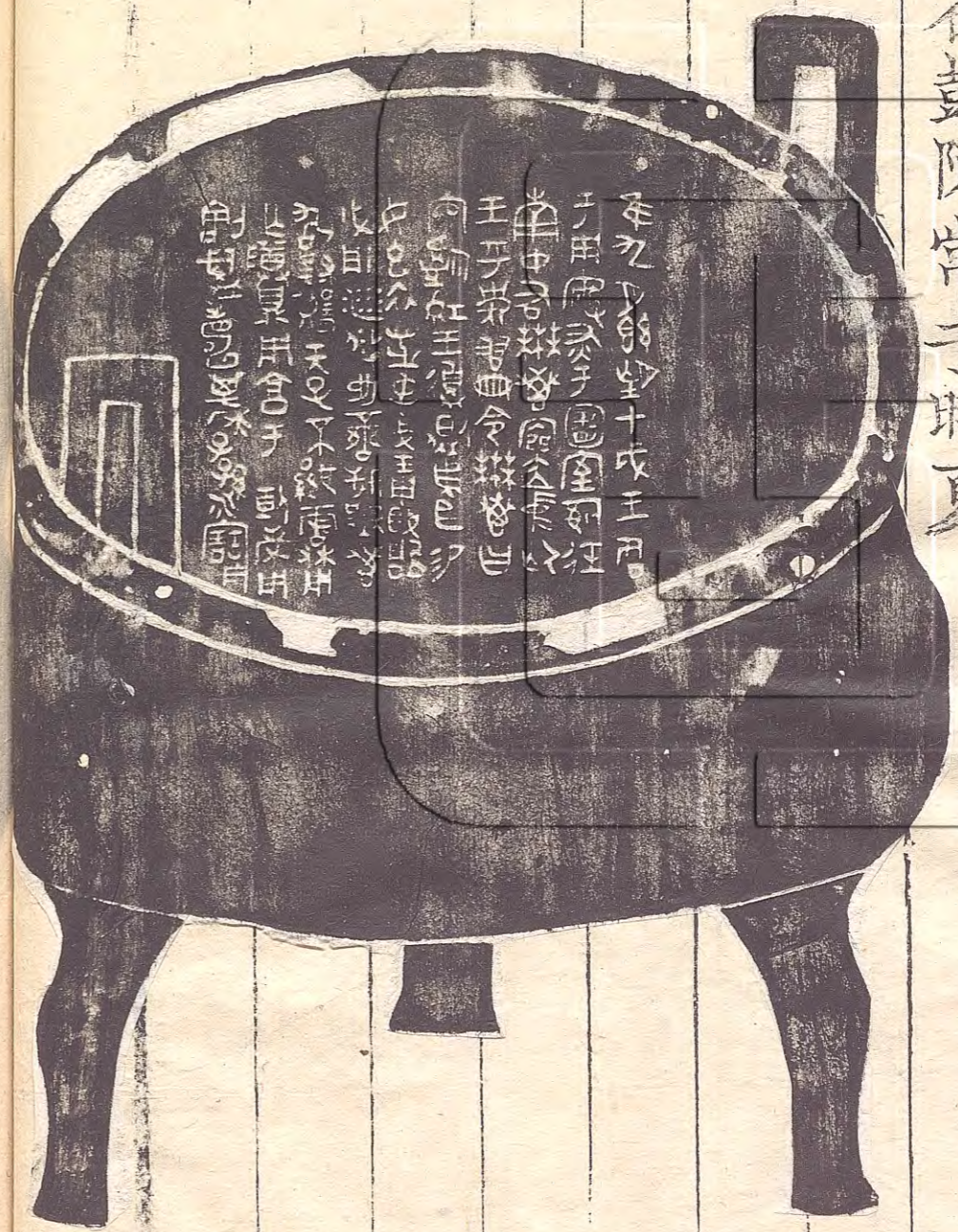


右石鼓第十高二尺一寸圍六尺三寸在戟門內西側北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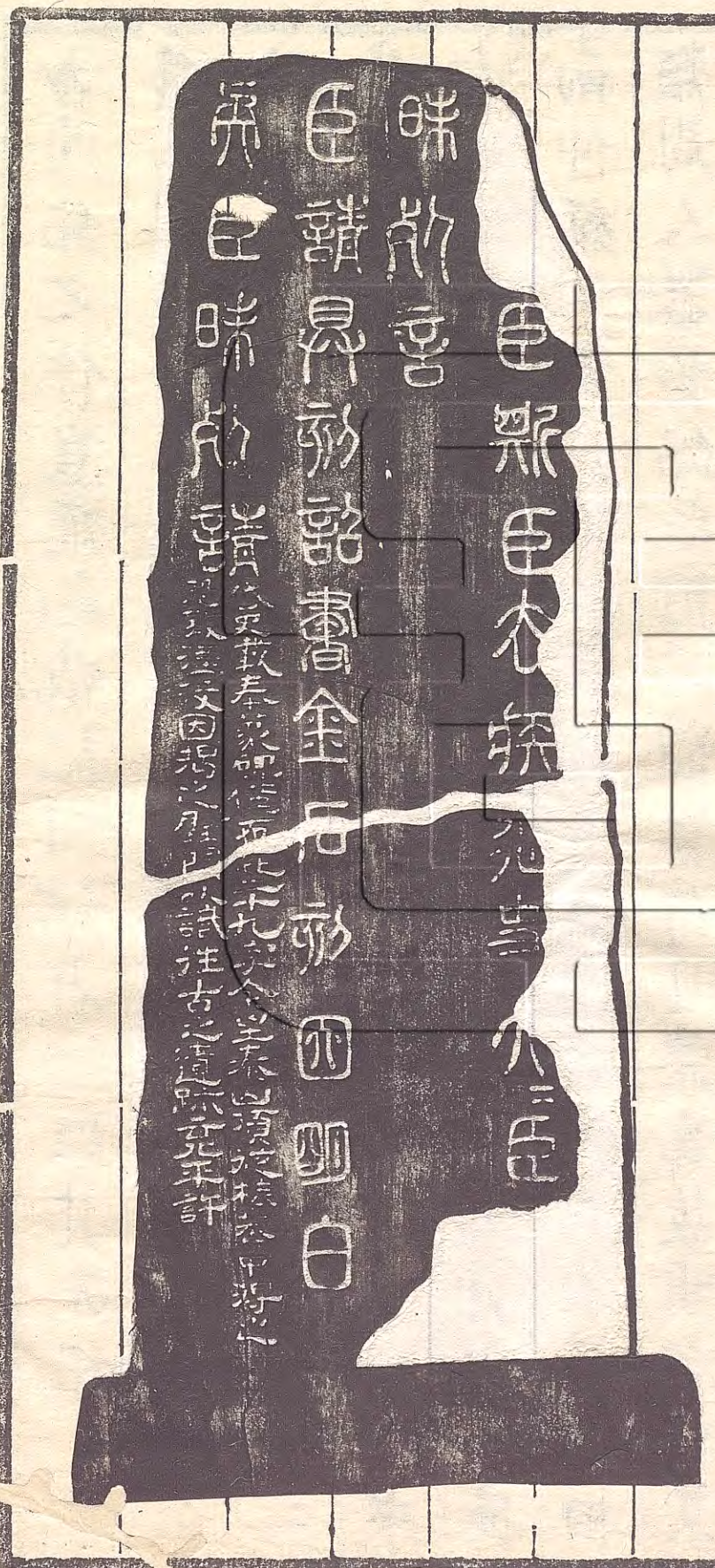
維三代之文尚矣自周以前金石刻不可錄或頗有
然多傳會孔子曰多聞闕疑蓋其慎也予讀金石譜
籍觀諸家異同損益擇其篤確雅妙可見於今者輯
為圖自周宣王石鼓文始贊曰
我我獵碣在彼周野形如臯陶十枚碁寫車攻銘迹
奇文盈把誰為為此臣名籀者金繩道然生鬣怒馬
以鳴中興聲高頌雅秦漢黥如神物喑啞春杵是辱
赤文汗赭韓公晚邁咨嗟泣下六一獻疑百論蠡灑
魂畫不磨軒翥鏘社屹然一真以黜萬假詞聲音新
義密文寡升諸碑雍日陶月冶於戲神京上庠鴻都

大夏有此十鼓共和元年三百二十有二字自東自
西自南自北拜手摩娑謹聲雷瀉於赫千秋同文一
統視此石鼓陳常于時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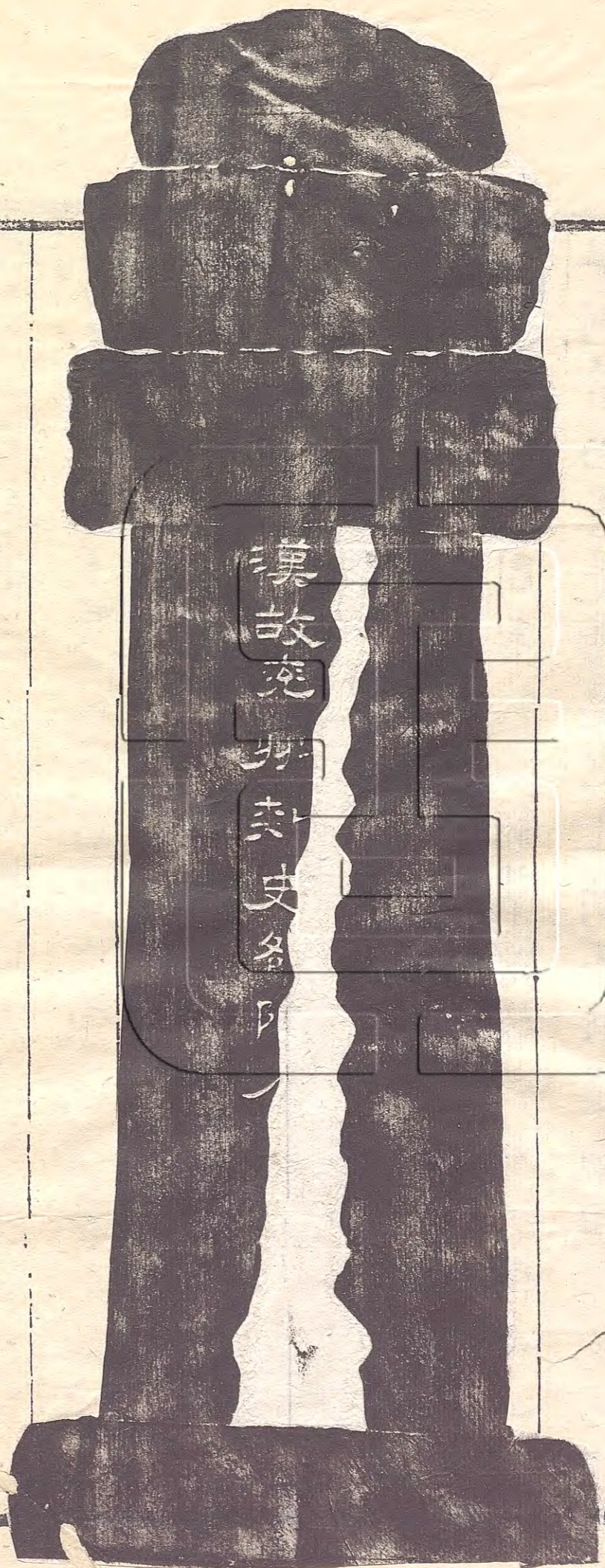
古鼎銘之作豈虛也哉記曰銘者論譏其先祖之志
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
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余悲考古圖諸書所載三
代尊彝盤敦之器與刻文或不傳欲志金石以續來
古得焦山周鼎銘鼎銘不載世歲考其文有曰司徒
南仲疑亦宣王時物也銘文與集古錄毛伯敦銘相
類周人器物銘多用此體舊傳此鼎為故明京口某
氏家藏嚴相欲之不可因嫁禍而奪之嚴氏敗鼎歸
江南某氏捨諸焦山佛寺於戲鼎之存亡興遷其繫
於人也深矣贊曰

誰作丞彝載天祿雲雷蠢蠢銘在腹九鼎淪水神夜
哭茲器鬼然峙三躅篆籀大文天地矗九十三字軒
離錄何所求之焦山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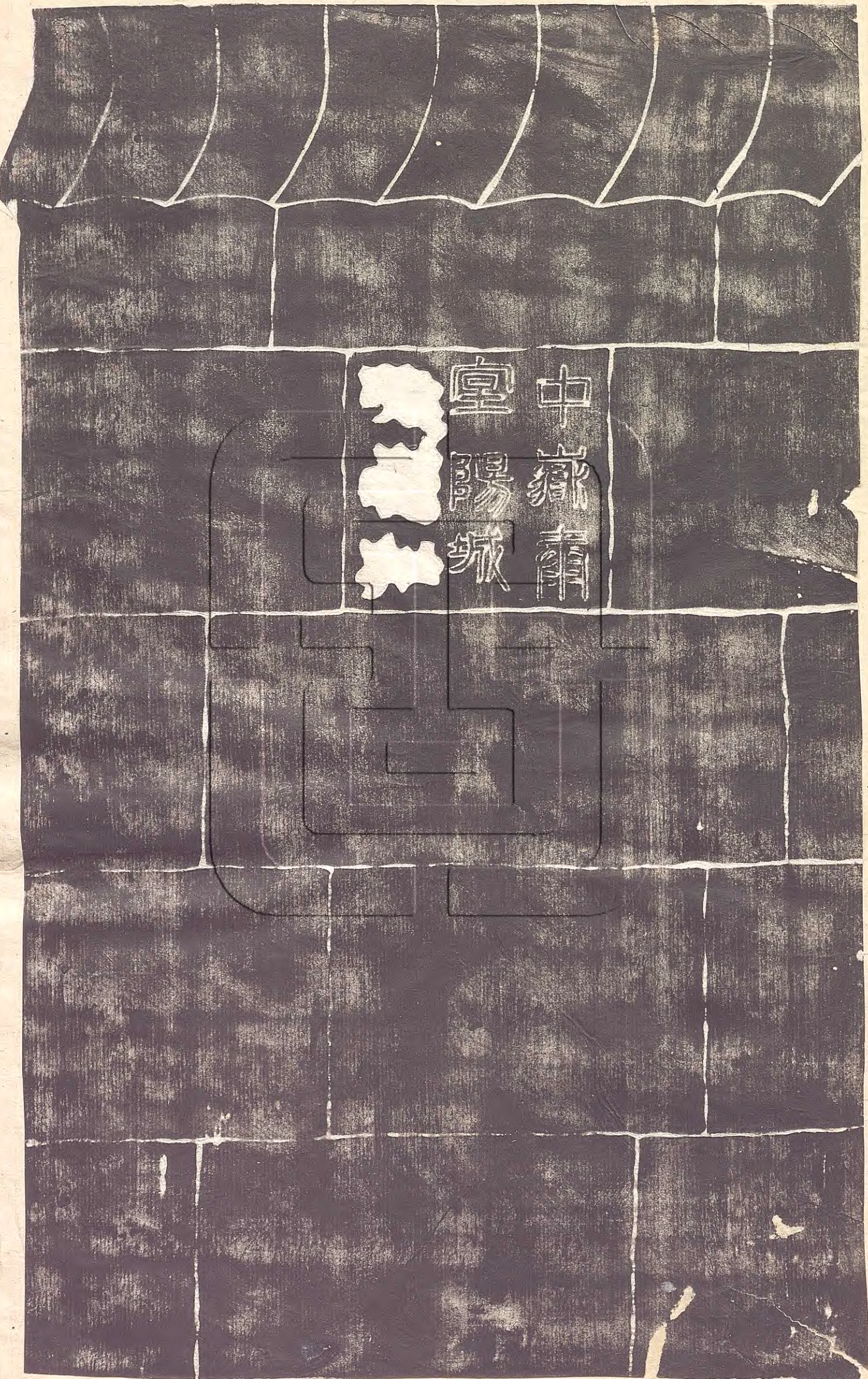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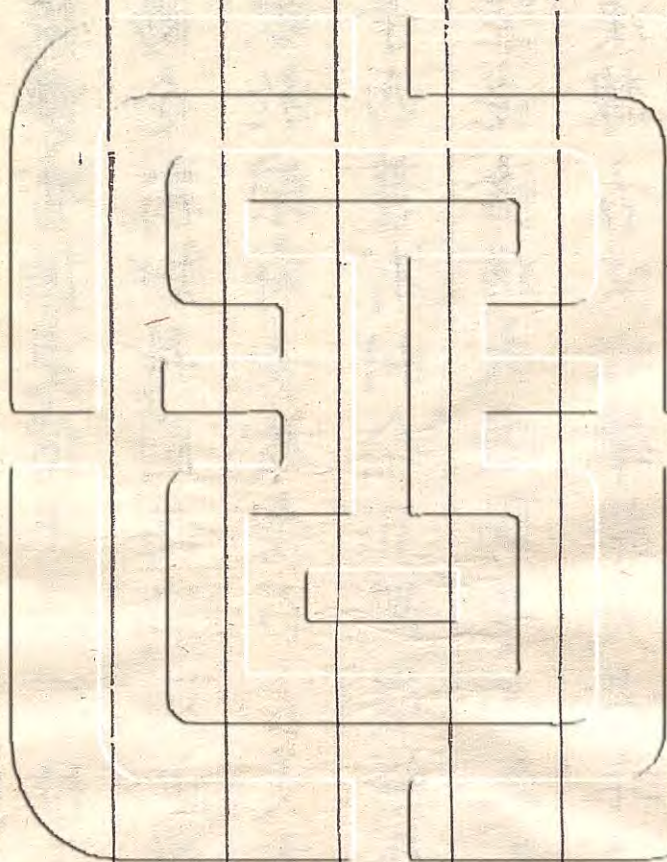
右泰山石刻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二寸字徑一寸七
分在泰山頂上碧霞元君宮之東廡按泰刻竝李斯
作斯為八分之祖手撰泰山琅邪會稽碣石諸石刻
其文或傳或不傳而字畫則竝湮然沉滅迺與咸陽
劫灰俱盡獨有泰山碑又殘不全僅僅存此二十九
字惜哉惜哉金石舊古文之傳於後岌乎其艱難已
志古者好言周秦然多翻摹轉效之為近傳會响嵒
碑銅盤銘皆是精鑿之士所不敢道孰與是刻以真
秦古文處太乙神明之巔歷千百年疾雷烈風恠雨
而不摧滅為可寶也後之人欲規模秦篆者舍是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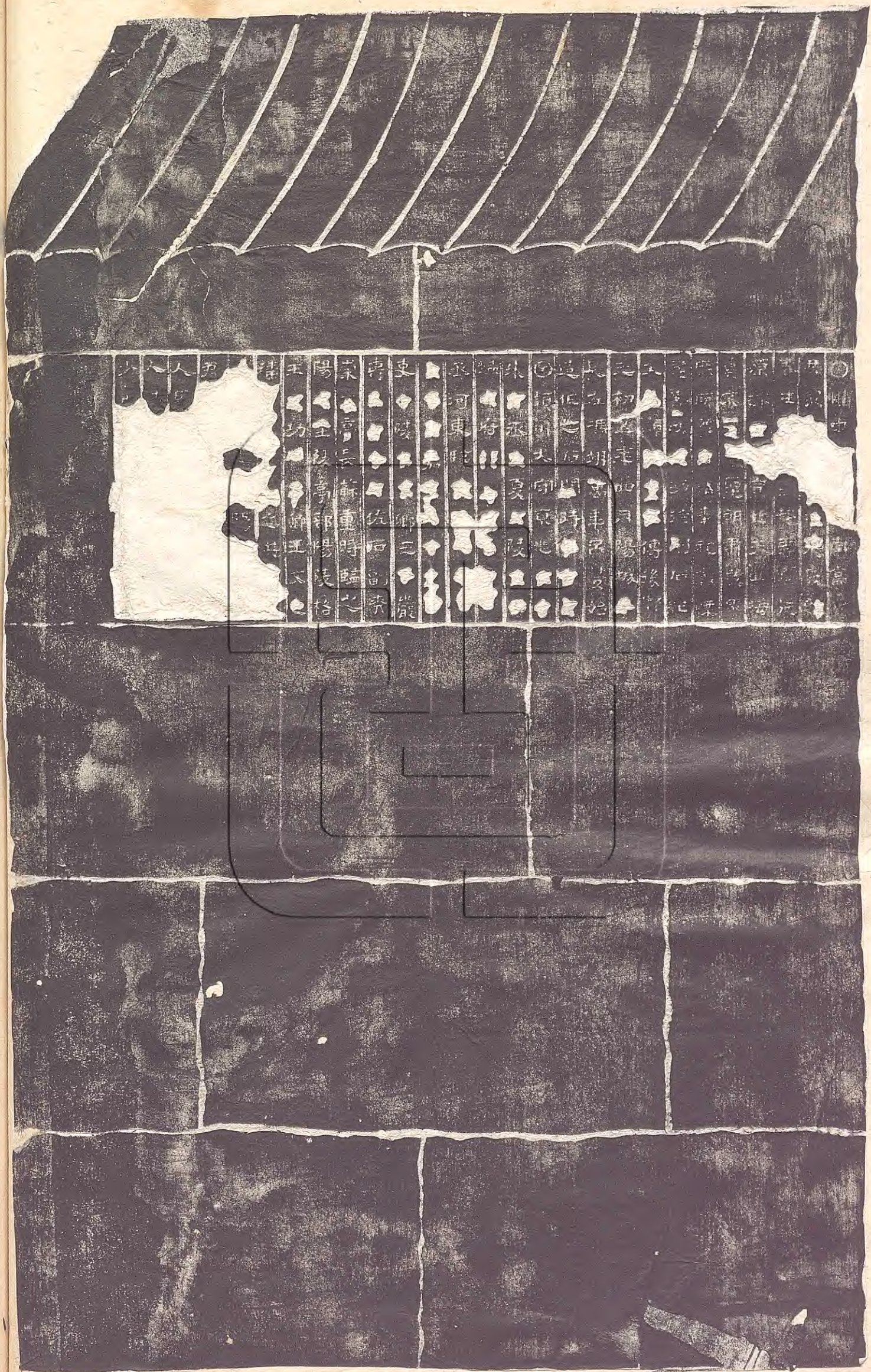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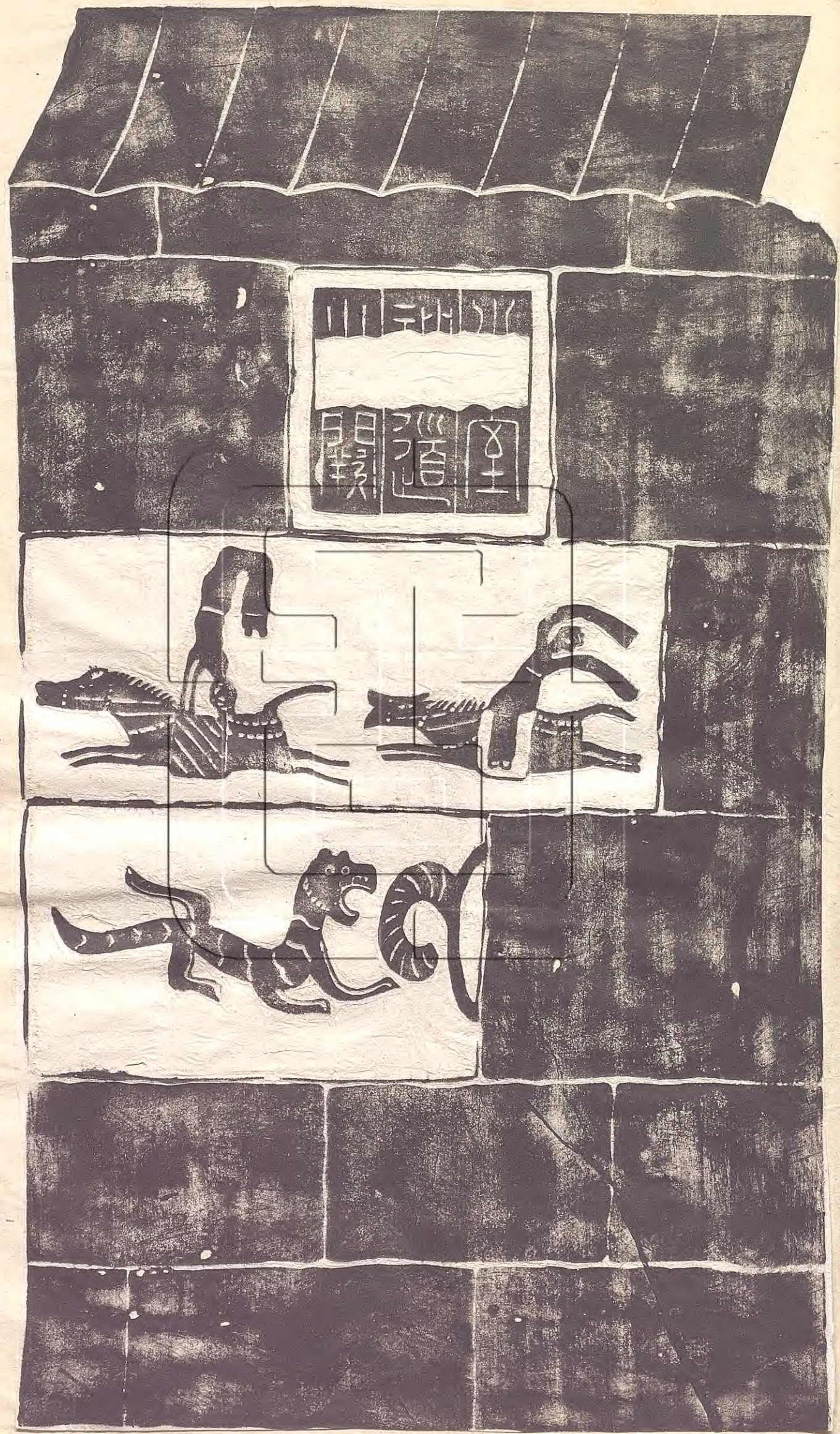
以哉子登泰山肅然有感於先秦之刻故圖而表之
以繼周人石鼓鼎銘之文以為漢金石刻前步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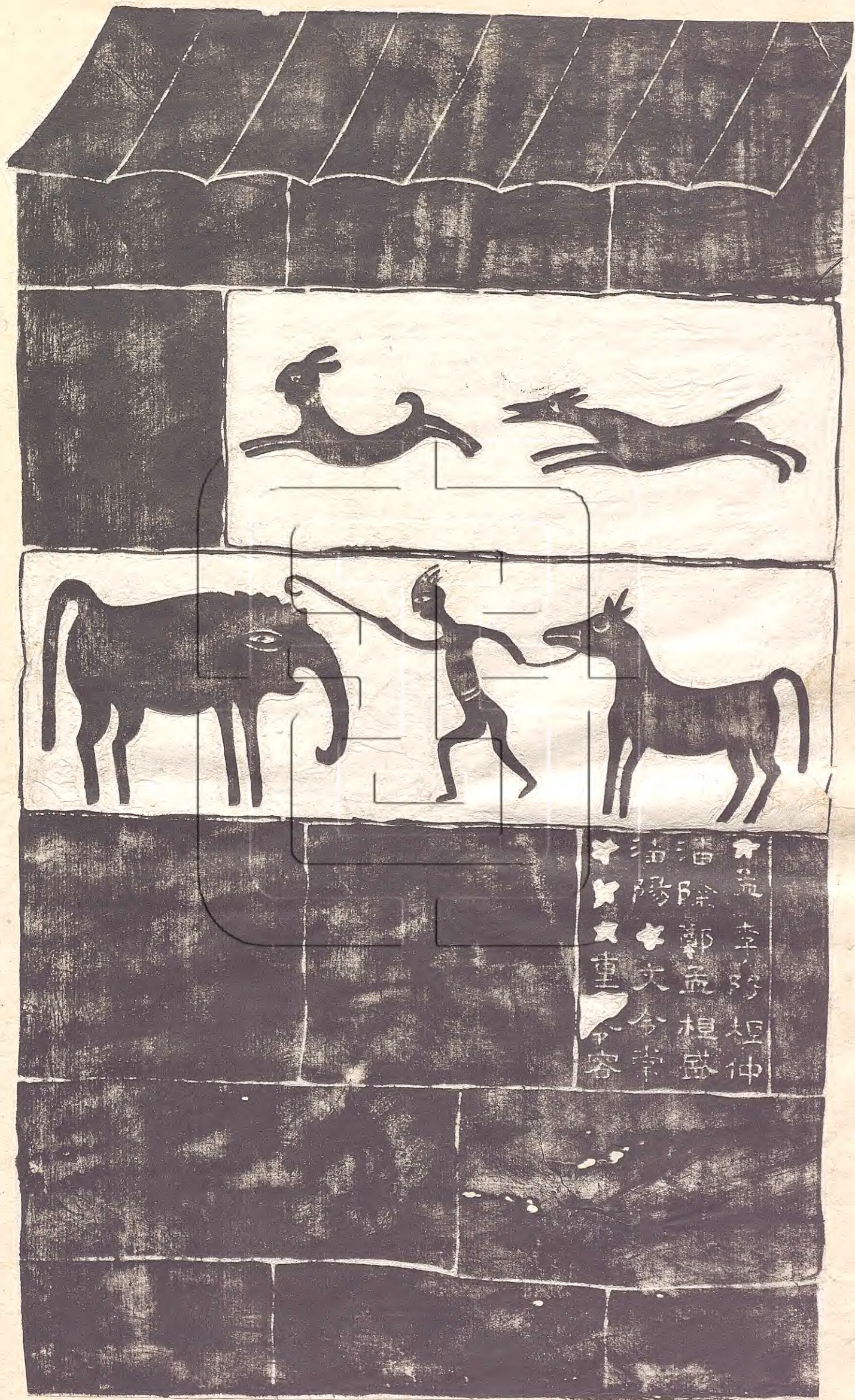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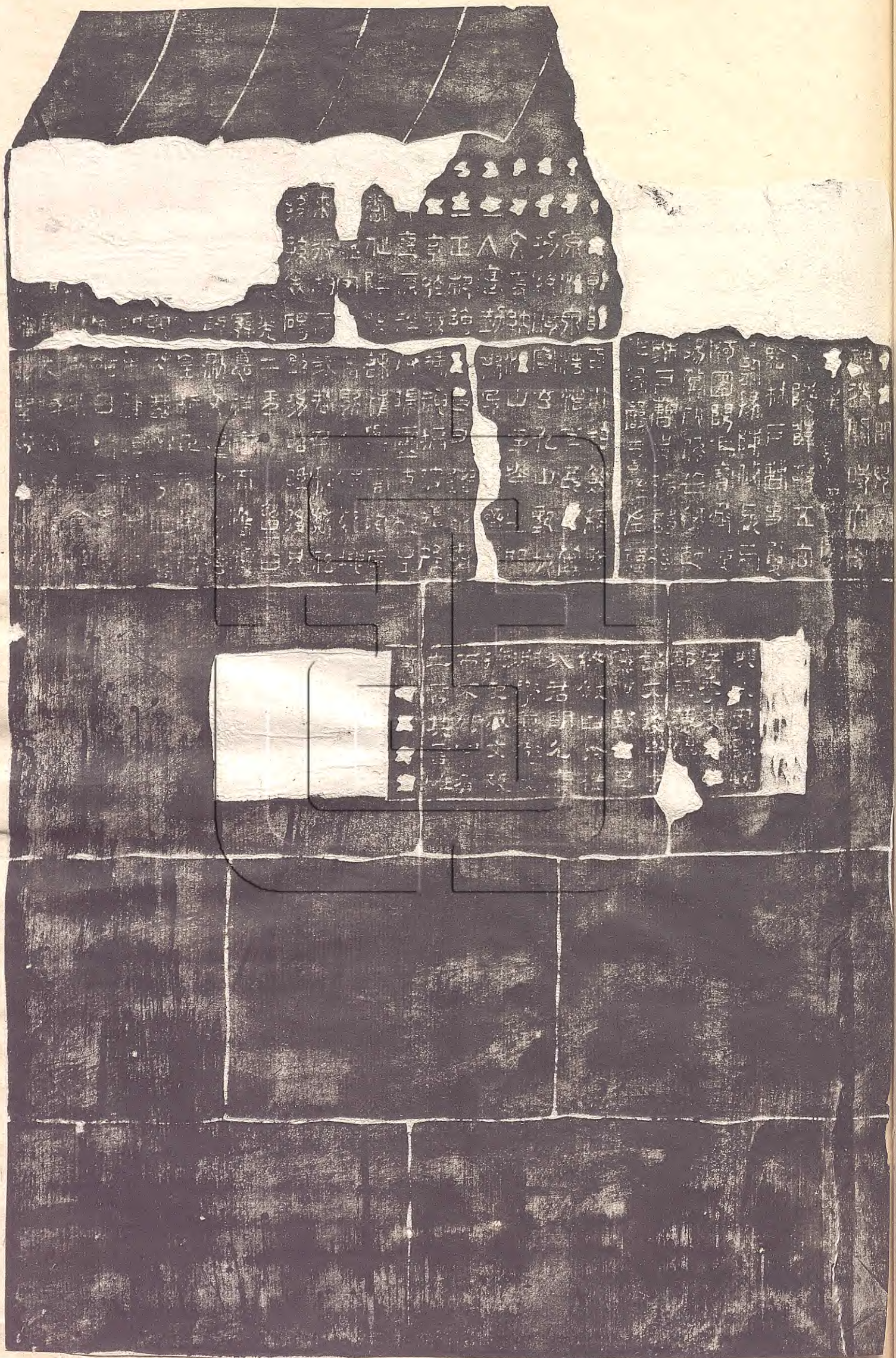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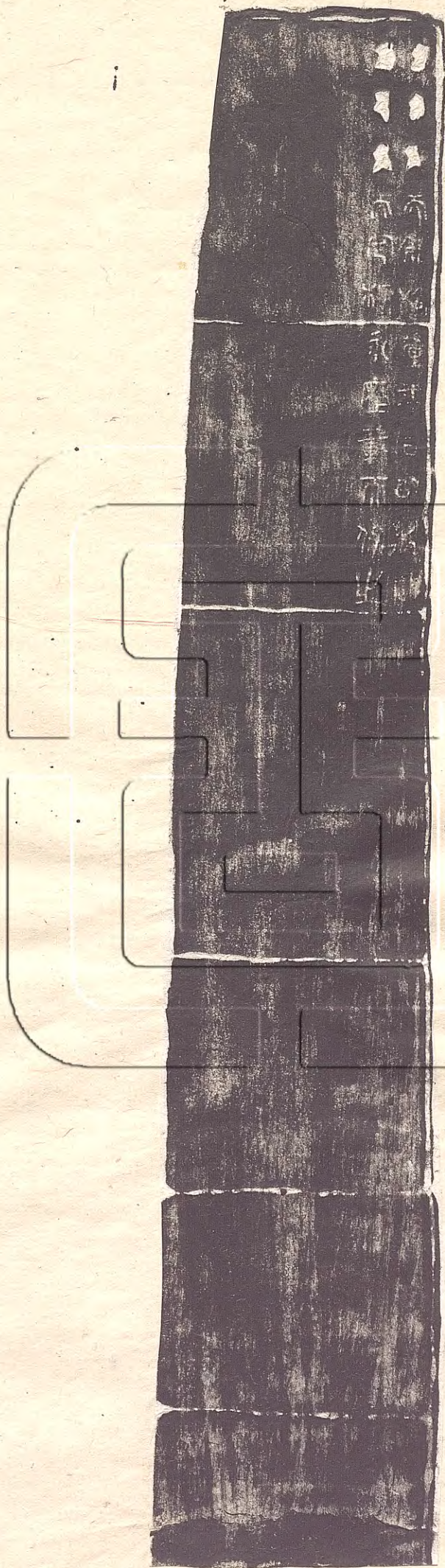
右雒陽令王稚子闕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官道西墓
前高一丈五尺濶三尺厚二尺五寸字徑三寸五分
東向按後漢書循吏傳王渙字稚子嘗為兗州刺史
又為雒陽令斷知是闕為渙闕也維渙循良之績載
於史傳歌於樂府表於金石古文字可謂顯著矣傳
稱安陽亭西舊有祠今且湮廢顧使吏民過其墓瞻
其闕咨嗟悽愴猶夫安陽亭西也而是闕典重竦穆
十五字漢隸古文之犖犖大者非渙忠信而惠愛者
又惡能當之乎金石籍載王君闕有二其一云漢故
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子闕雍正九年沒於

溝水中嗟乎法物攸存靈文不泯自今後泗水求而
得之者當有其人也









郟陽褚峻千峰為余道太室少室諸石闕刻文畫像
之蹟甚詳至太室石闕者去中嶽廟前百步在登封
縣東八里中嶽太室之神道闕也闕有二其一東闕
無文字此其西闕也闕高八尺濶六尺厚一尺有六
寸刻銘闕端刻石高八寸濶三尺三寸字徑一寸闕
陽銘而陰額銘南向額北向額刻九字其文曰中嶽
太室陽城
刻石高七寸五分濶八寸字徑二
寸六分闕以元初五年陽城潁川諸守長造今其銘
後題名可觀也由太室石闕而西過登封縣十里又
西南三里許有兩崇闕峩峩東西峙田間西闕三面

皆有刻文北面刻曰少室神道之闕知是少室石闕也少室廟今不可見存此闕云刻額高七寸濶七寸五分字徑二寸三分刻額下畫兩人走馬而舞為角抵戲又畫兩螭龍一龍入於窗中一龍逐而銜其尾亦不知其所謂也銘與題名刻於闕之南面及西側凡十九行橫濶三尺八寸并側為四尺四寸縱高一尺字徑一寸四分銘文可識不可讀疑有斷文也西側畫一環月為蟾兔杵臼搗藥之形南面畫索球而踟躕者二人坐而睨視者一人跪者一人東闕去西闕五六步東闕畫一獵犬逐兔兔趯趯然可及也又

畫一獨角獸一人左手引之而右持鉤象者畫像下有一石刻高一尺濶六寸刻二十四字可見者十九字字徑一寸二分所謂少室東闕題名者也刻文寢下前人皆未及見見而表之者雒陽董金甌相函金甌好古士善篆隸東闕刻文畫像之蹟皆北向凡少室東西兩闕高厚濶之數皆相等高八尺五寸濶五尺五寸厚一尺八寸凡兩闕畫像七人二馬一犬一兔一象一獨角獸二螭龍及月中玉兔蟾蜍之屬諸像極古拙崇福觀者在登封縣北十里觀東二十步相傳為開母廟舊址開母石闕者延光五年造題

名而銘禹績銘文四言重曰以下六言儷如賦語別
又有四言銘為季度作所謂季度銘是也闕高八尺
五寸濶六尺厚一尺六寸開母銘刻於其陰及東側
高二尺三寸字徑一寸八分季度銘刻於開母銘下
高七寸五分濶二尺三寸字徑一寸五分開母銘及
季度銘刻文皆北向褚峻千峰云開母石闕亦有東
闕如太室少室雙闕者東闕無刻文非金石事所重
故弗著峻又云太室少室開母三神道相望也迤北
則中嶽嵩高巖洞迴復雲木杳冥秘文奧刻往往而
有境幽人稀風雨阻絕探古之士自此返矣

又鳳二年
魯世四年
六月四日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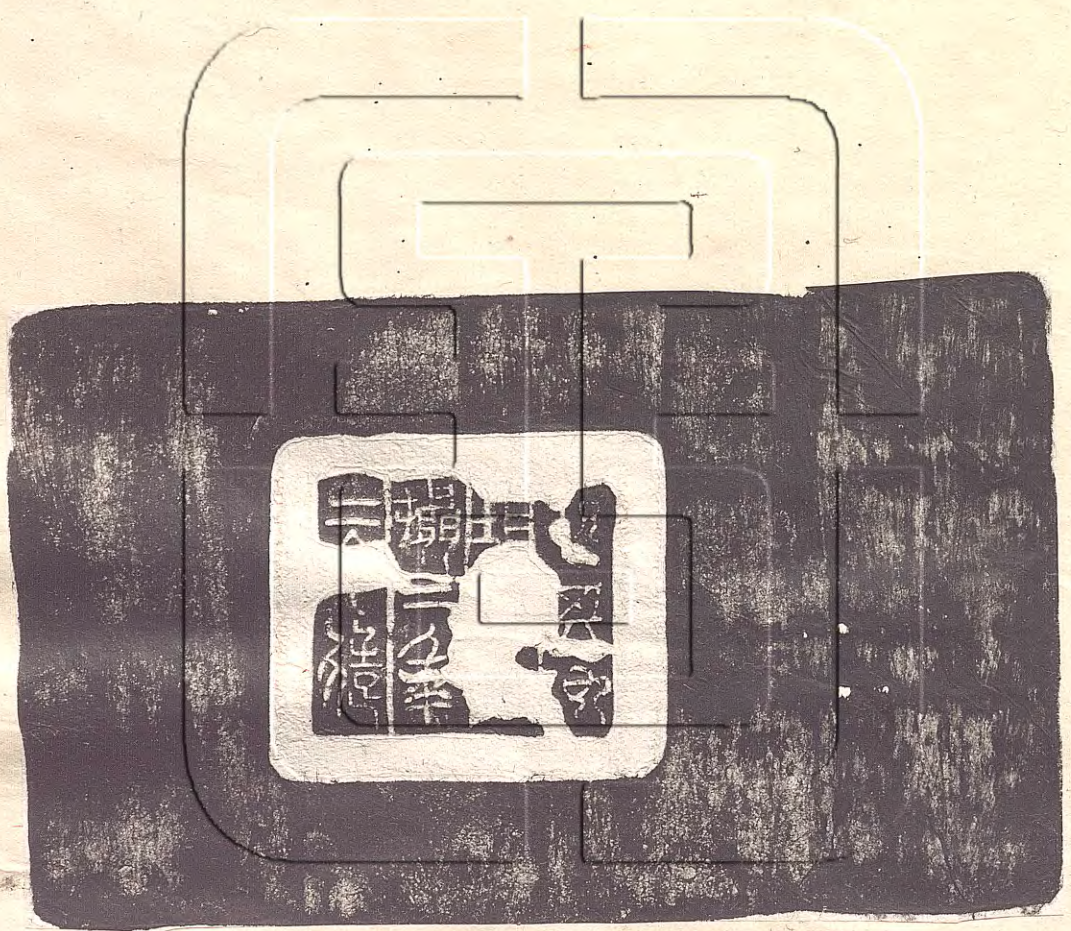
此石在太室山南麓
石上刻有文字
其文曰
魯世四年六月四日成
此石在太室山南麓
石上刻有文字
其文曰
魯世四年六月四日成

右魯孝王石刻高一尺一寸濶一尺九寸厚一尺字
刻右方周方七寸字徑一寸五分在曲阜縣孔子廟
同文門西側北向一平三字字畫甚古篆而兼隸安
邱張在辛郊君云筆勢與動莫可測俛於戲此其所
以為西漢太子池石刻舊古文也考其本末開州刺
史高曼卿載之始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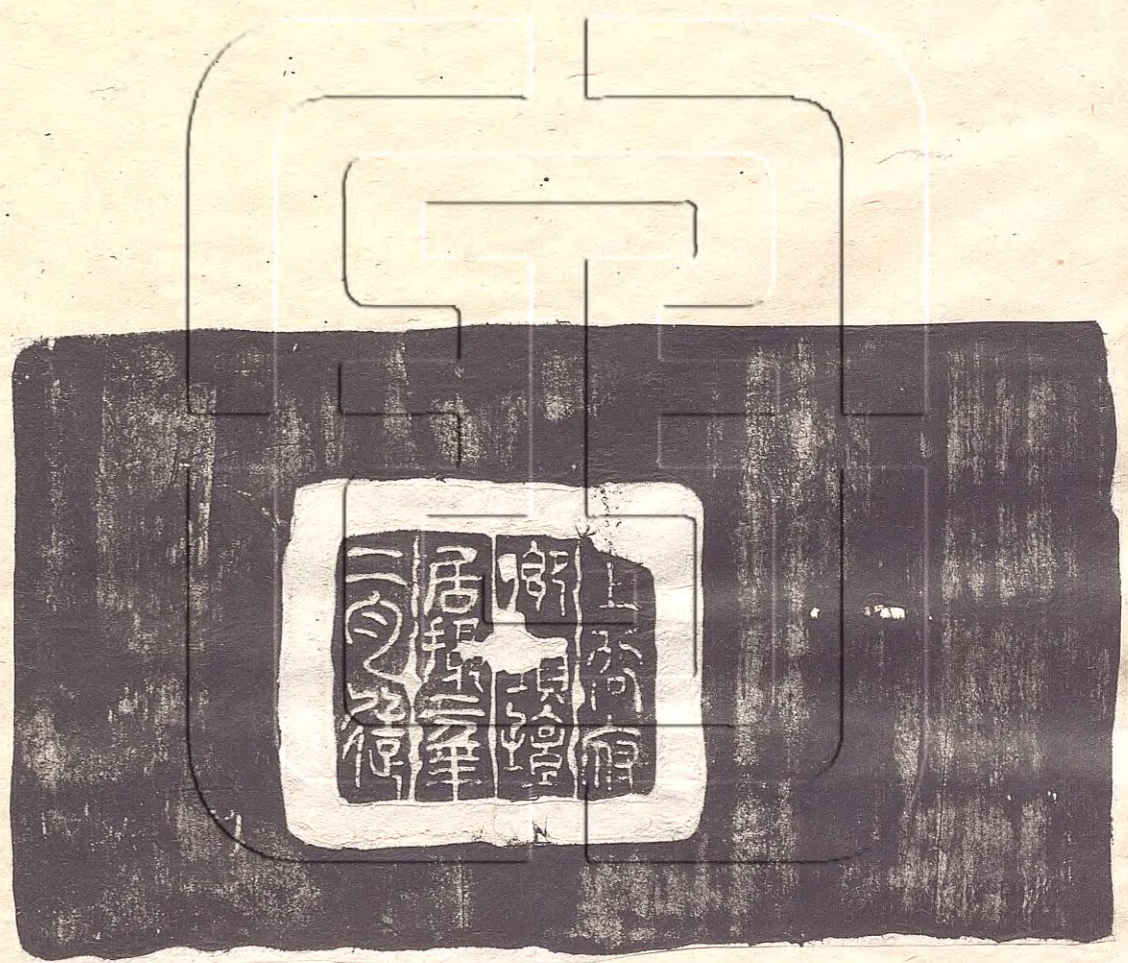


右魯王墓石人題刻在曲阜縣東南五里許張屈莊
西魯王墓前東側一石人介而執笏高五尺腰圍七
尺自腰以下陷土中不可見刻曰府門之
字徑四
寸一石人冕而拱手立領下裂文如滴淚痕高五尺
五寸腰圍七尺五寸胸刻漢故樂安太守鹿君亭
十字字徑三寸兩石人肩而西向相去者五六步兩
石人人像極古拙銘曰

鑄石為人刻篆其腹永陪漢寢風珮肅肅靈文不磨
與畫軒縮終古西向銅人對哭



右祝其鄉及上谷府鄉石龕龕椁四圍而鑿其中刻
之於內祝其鄉龕崇一尺廣二尺厚一尺五分其龕
崇二以為鑿崇以其三為兩椁之崇十分其龕廣三
而殺之以為鑿廣鑿廣五寸五分餘以為椁廣三分
其椁廣一在左二在右以置其鑿弦鑿於龕上下中
也以其厚之弱為之鑿深其文曰祝其鄉■壇居攝
二年二月造字徑一寸一分上谷府鄉龕崇與廣厚
如祝其之數惟鑿廣十分其龕廣而三之六寸也他
形制從同同其文曰上谷府鄉■壇居攝二年二月
造字徑一寸一分二龕在曲阜縣孔子墓前雍正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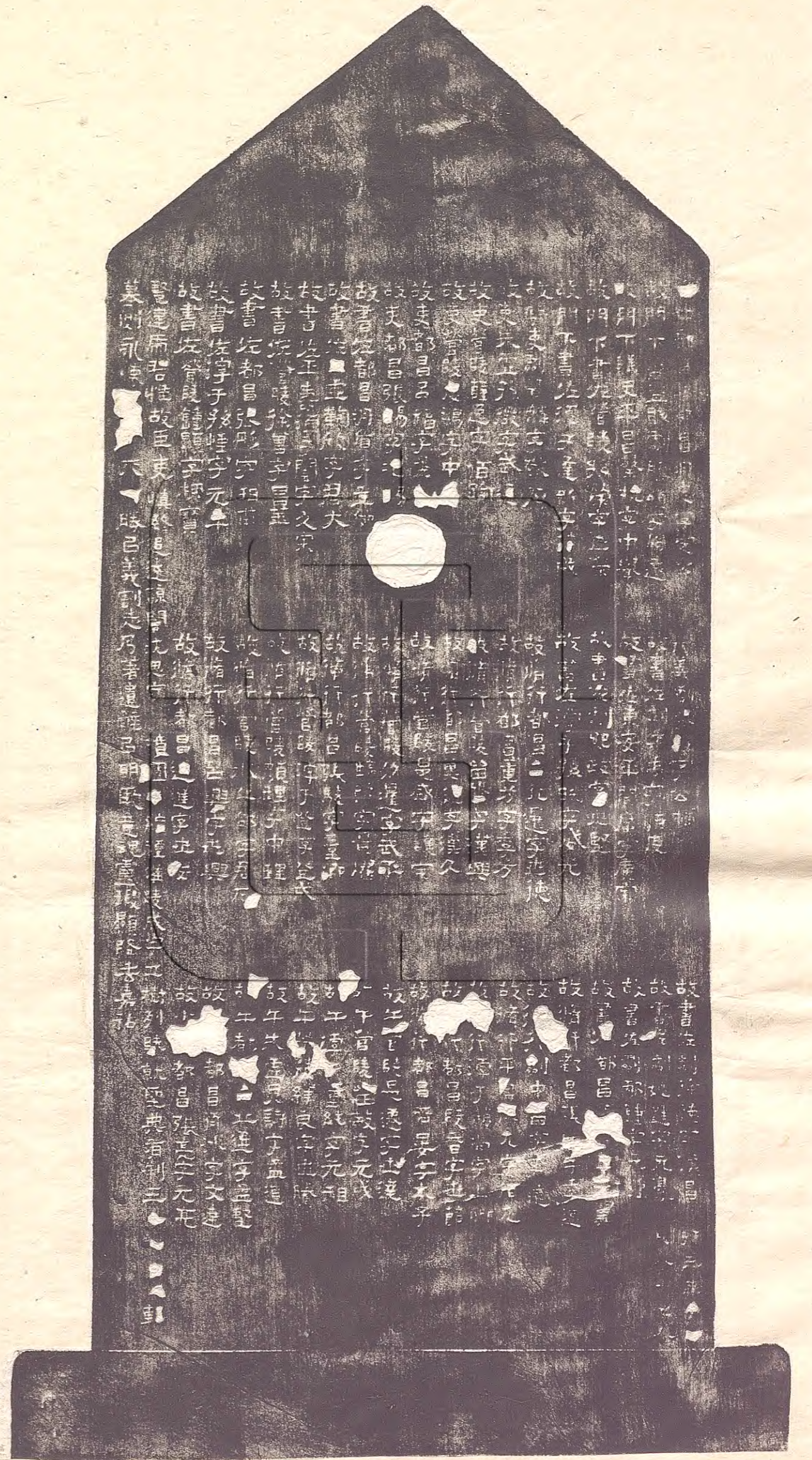


年廟官陳百戶移置孔子廟西齋宿所銘曰
孔冢有石穹如人屋誰為為之祝其上谷平文處幽
神光滿匱以眼萬世齋房肅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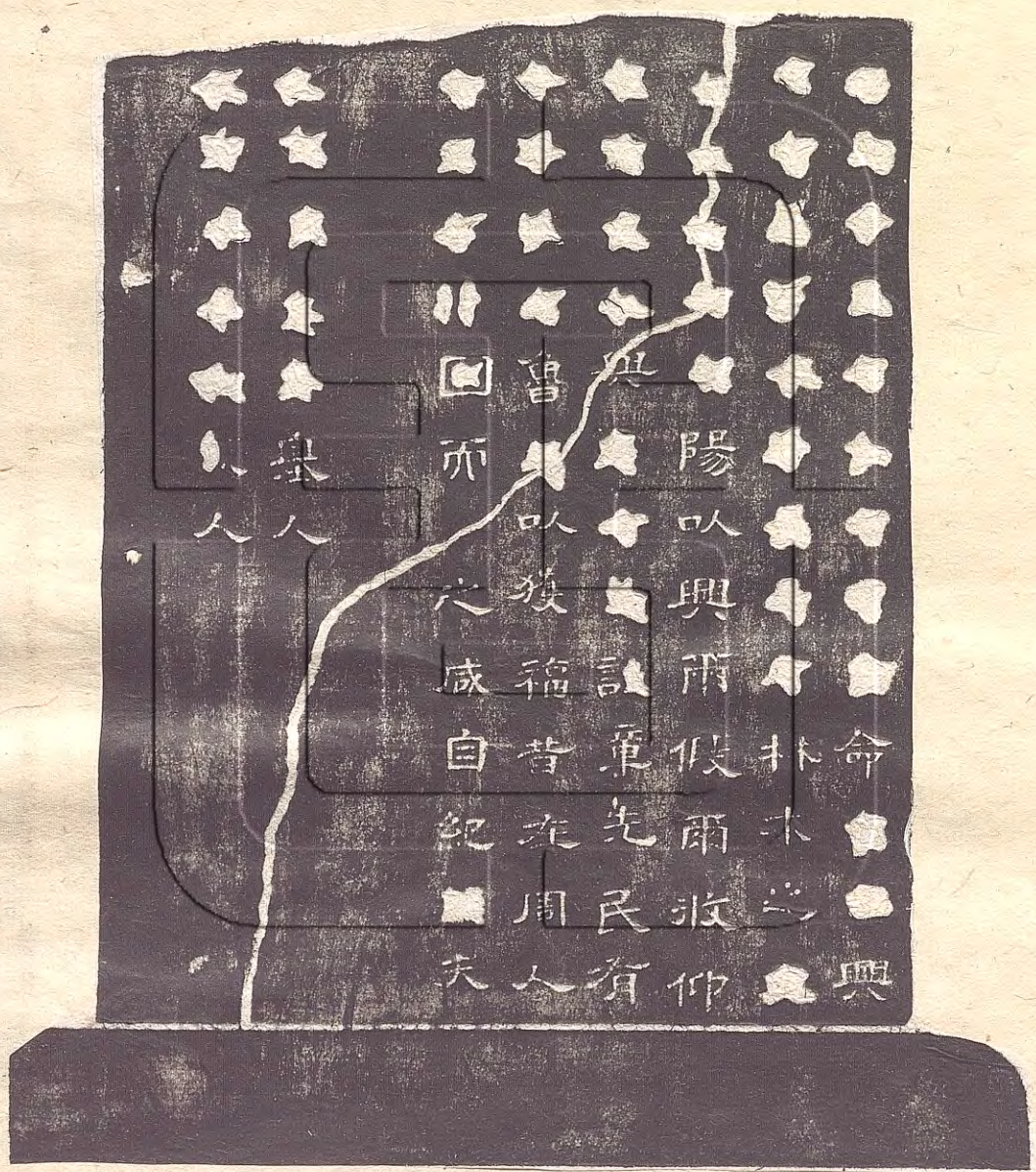
惟漢永和二年八月
太守云中裴岑將郡兵
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
眾克敵全師除西域之
調四郡之患遺竟又安
威到北立海祠以表萬

右漢燉煌太守裴岑將郡兵征呼衍王克敵全師而
勒石銘功之刻也刻字六十字紀事簡古書畫雄勁
整截巉巉如有金鏃痕殆以篆而為隸者而當時精
騎三千刁斗壁壘之威凜然遠見百代寧可犯邪碑
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以碑上
銳下大孤筍挺立望之如石人故也雍正七年大將
軍岳鍾琪移置將軍府十三年撤師又移置漢壽亭
侯廟碑在絕域塌墓者弗能到好古之士罕觀焉故
自集古錄以來諸金石文字皆不載予竊歎是碑以
先漢法刻超然獨立於萬里荒徼之外殊可惜亦可

右北海相景君銘并陰高六尺濶二尺二寸厚五寸
 五分字徑九分額字徑一寸六分陰字徑七寸在濟
 寧州孔子廟戟門東側西向按金石籍任城有三景
 君碑其二碑今無所見此碑其三之一也景君者碑
 不著其名而是碑前有敘中有誄後有亂辭碑陰又
 有二行為四言十八句列其末形制與他碑殊然揆
 其大指要以韻文載事行故額白景君銘不曰碑也
 隸書之作興於東漢盛於桓靈著於延熹建寧熹平
 之間而是碑獨以漢安二年刻校諸隸碑最先且以
 東京典冊垂諸嘉石與良吏之德烈比壽蒼朴簡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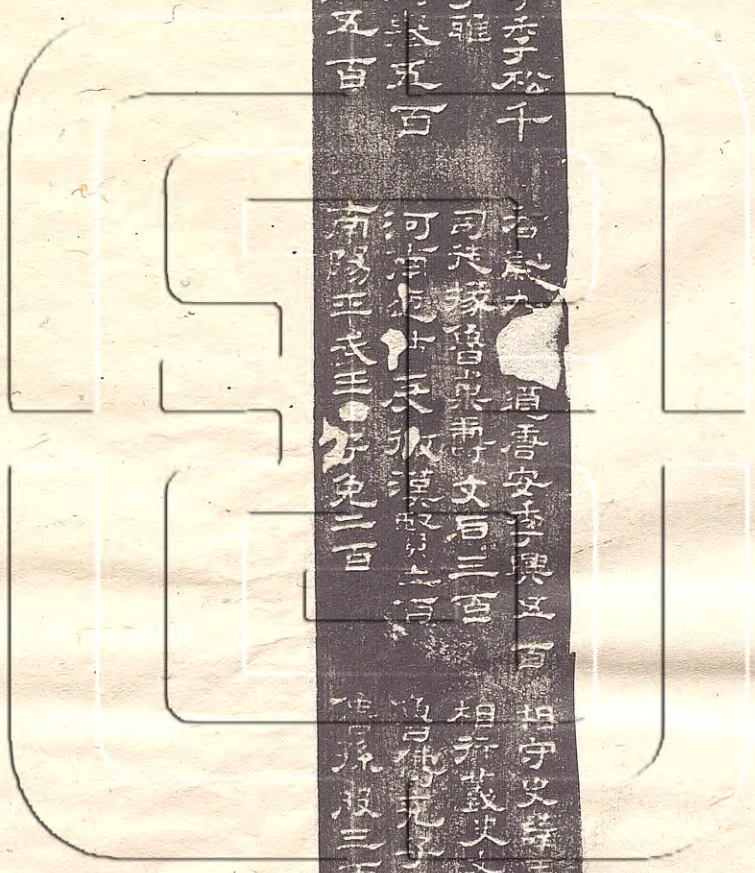
隸而有篆體遺文不墜法物攸存殆亦藝林之茂軌
乎碑陰第三列姓名之下綴云行三年服者凡八十
有七又蓋謂為景君服者禮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
君布帶繩屨三年是也而隸續目為斬衰三年為父
母行服事夫固弗深考顧景君之所以得此於八十
七人者豈不可謂難廩廩深人追慕永嘆者矣又碑
陰載故吏有修行十九人午六人說之者云修行即
循行午者千古文幹字本之漢志殆於事例為近然
余不暇言之也



東海博河東臨沂故諱字子松千
此合漢中南鄭趙宣字子雅
校區魏中河南京丁堪新表五百
本河北海刻趙福字一宜五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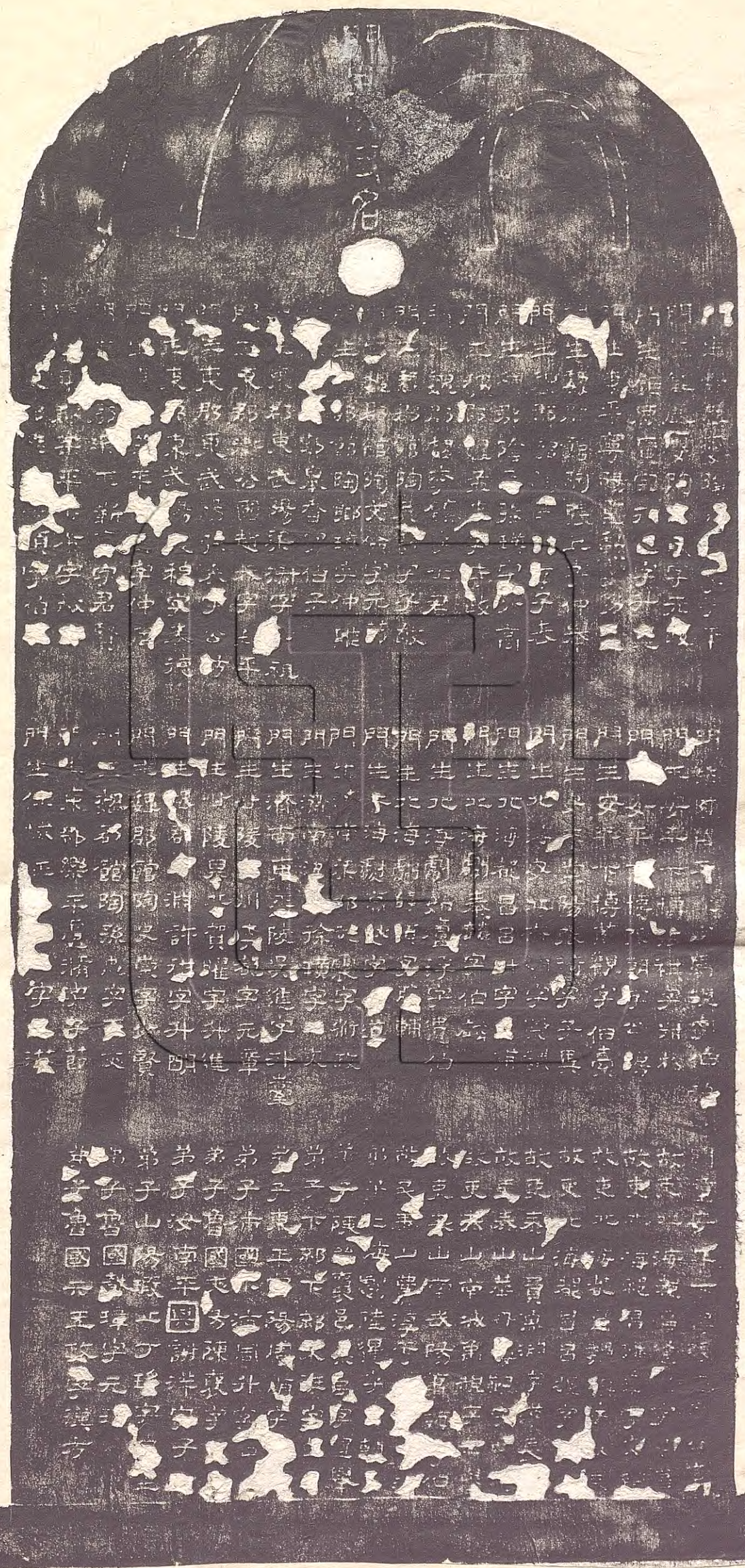
司共據魯東曹文石三百
河南河十天秋漢表三百
南陽王式主分免二百

相守史尊表信道三百
相守或父之昭心百輝四平百
魯魯元表二百任城或父治百
德康叔三百魯孔昭守祖百康叔二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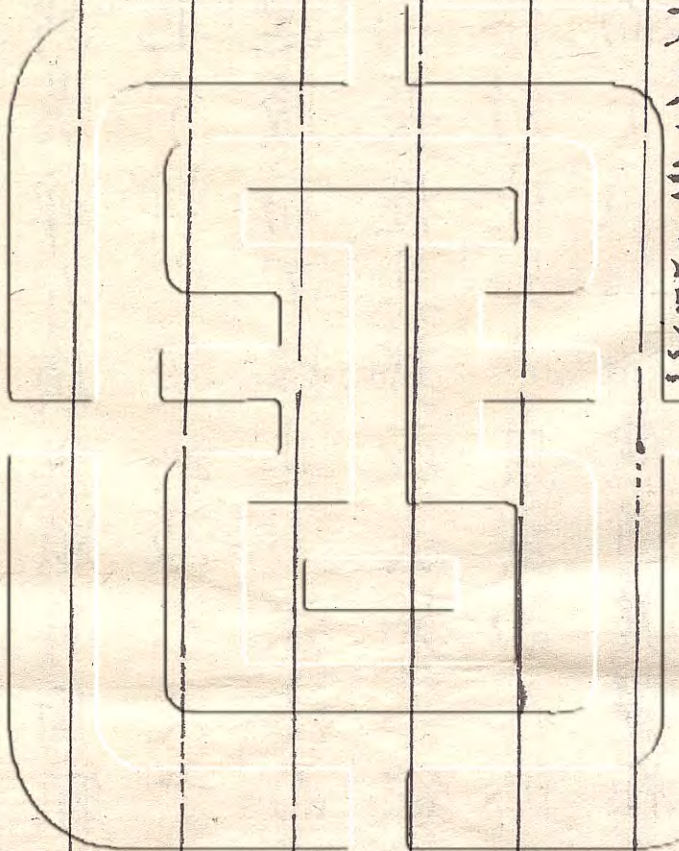
右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并陰及兩側高四尺五寸濶
二尺二寸厚五寸字長七分至一寸七分濶二分至
一寸二分大小錯落不拘體勢在曲阜縣孔子廟同
文門西側東向

太史公曰余適魯觀孔氏車服禮器低徊留之不能
去云韓子讀儀禮自恨去古遠不獲以身揖讓進退
於其間予生孔子里觀孔廟禮器碑未嘗不悲韓勅
所造鐘磬俎豆之屬不克傳於世為可惜然是碑存
巋然闕石一代尊彝簠簋端嚴典貴之氣升堂彷彿
如將見之此亦東京法物矣銘文簡質雄勁與先秦



右孔宙碑在曲阜孔子廟同文門東側南向高八尺
五寸濶三尺二寸厚八寸字徑一寸五分額字徑二
寸五分諸漢碑有額無題此獨額題具隋唐以來碑
式之祖也字頗完整缺減不及十三畫下浸土者爾
書法古逸險而不肆其下注注而旋縮如恐隊其旁
出逶迤而長極其勢以去如不欲還相其波畫紛披
偃蹇如椽樹枝如垂巖雲如人偏布其手足而卧如
偏舟墮而下瀨翩翩然逝其變極也而文辭典雅亦
可謂稱之矣贊曰
抑抑聖葉恭儉為吏歿而見思報以典制文體樸重

平平如地字挾長陵鬱然高蹈動而能則伏光有曜
於赫寶冊登我漢道



右孔宙碑陰字徑一寸二分有額額字徑二寸書體
謹密較前少異當別是一手觀其結構廉穩如蟄虫
蟠屈深冬靜攝自衛又如有人循墻偃僂不敢踰尺
寸而端凝質重望之可與拱揖妥而易施卑而不可
貶昔人謂此於漢碑陰中獨超雅良然孔宙聖家子
三為縣長惠愛被於吏民及其沒也咸愜念遺澤追
述本行既敷言之矣又綴為贊誦以志勿絕文詞書
體窮工銘報雖其紀名殘碣猶蔚然為一代典則宙
誠良吏迺其門生故吏六十二人者亦可謂篤厚之
士哉於此見先漢之風俗矣又諸人中捕巡薤章獨

以僻姓標異碑碣說者謂可補姓苑此亦儒家識小
之一助也

